# 魏晉詩歌概論

郭伯恭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82104)

國學小叢書 魏晉詩歌概論一册

每册定價國幣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不

讀

減去價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郭伯恭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逵 宮秀 王永榜 沈抱秋)

九〇九上

平

# 目錄

# 魏晉詩歌概論

## 第一章　總論

魏晉詩歌時期之劃分——魏晉的歷史背景與文學思潮——五言詩的起源和建安詩壇的關係——魏晉詩歌演變的趨勢

### 一

兩漢文學，只有矯揉造作的辭賦，撐住了很久的門面，詩歌簡直是提不起來的。直到東都末年，貴族的勢力一天衰敗一天，逢迎阿諛的文人一天減少一天，那些富麗堂皇的古典主義的辭賦，才漸漸少有人作。這時民間流行的自然樸實的樂府，以及由樂府產生出來的五言詩，就慢慢地抬起頭來；先由一班摹古文人出來仿作，雖然僅披上了五言的外衣，格調不很高邁，但詩壇的風氣畢

覺轉移了。到了建安詩人手裏，五言詩就逐漸獨霸詩壇，歷魏晉六朝以至初唐，風行了約五百餘年（西元一九六——七一〇），擴張到無所不包的境界，佔有它在詩歌史上最燦爛的地位。所以魏晉六朝實是五言詩最光明的時期：魏晉是古體詩的鼎盛時代，六朝是新體詩的發展時代。我們再以詩歌藝術的演進來看，則魏晉却又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大時代，結束兩漢古典主義的詩歌，而開展出六朝浪漫主義詩歌的新局面。那末，我們要研究中國詩歌，則魏晉時代就是最應該值得探討的。

魏晉時代，在政治方面，依然繼承着東漢末年的紊亂，更加以學術思想的騰躍，社會生活的進化，故在詩歌的趨勢上，遂形成了歷史的演變。昔人論這個時期的詩歌，因各朝代作風之不同，多區之爲建安體，正始體，太康體，永嘉體等；在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以及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裏，差不多都是這樣。若照着它的演進的狀態來說，我以爲可分爲四個時期：

一、建安時代（西元一九六——二二七）

二、正始時代（西元二二七——二六五）

三、太康時代（西元二六五——三〇七）
四、永嘉以後（西元三〇七——四二〇）

這第一個時期是起於漢獻帝建安元年（一九六），包括魏文帝黃初，止於明帝卽位（二二七）。第二個時期起於明帝太和元年（二二七），包括廢帝正始，元帝景元，止於晉武帝代魏爲晉（二六五）。第三個時期起於晉武帝泰始元年（二六五），包括太康元康，止於懷帝卽位（三〇七）。第四個時期起於懷帝永嘉元年（三〇七），包括元帝渡江，一直到劉裕改晉爲宋（四二〇）。時期的長短雖然不一致，但這是依照着政局之轉移，詩歌之演變，不得不如此的。又建安是漢獻帝年號，似不應拉在魏代來講，可是魏代黃初詩人全成名於建安時期，並且建安的政治實權也握於曹操之手，不惟在詩歌史上看建安是啓後而不是承前，就是在政治史上看建安也早已易漢而爲魏了，所以我覺得還是這樣區分的好。而且照着這四個時期去看各時代作風之蛻變，也很容易尋找出它演變的軌迹來。

## 二

文學是社會上一切意識形態中的一種，其變化與任務，全以社會的轉移爲轉移，文學不能離開時代，時代的轉動便是造成文學的基本條件。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精神，眞正的時代的文學，便能够活現出那一時代的社會背景來。那末，我們要研究魏晉詩歌，則必須先行明瞭魏晉時代的社會背景，然後才不致有所隔閡。

要叙述魏晉時代的社會背景，又必須上溯漢末的政治狀况，因爲建安時代混亂的導火線，原是起於靈帝中平年間（一八四）農民暴動的黃巾之亂。本來，封建社會走進商業資本發達的階段，農民受了地主和商人的兩重剝削而陷於極貧困的境地之後，必然地會引起他們極激的反抗而形成廣大的階級鬥爭。這是歷史上的公例，無論西歐或中國，都是如此。靈帝時代農民與統治者的鬥爭，雖然不久就失敗了，但統治階級却因此鑒於州郡的威力太輕，便派中央重臣出任牧伯；於是給各州郡造成了擴張勢力的機會，使皇帝的專制權威日益衰退，撤下了後來羣雄割據和戰亂

的種子。西元一八九年，由於誅滅宦官的事變，便演成了董卓的擅權廢立；而董卓的一意孤行，更引起時局的不可解的糾紛。曹丕典論自序說：

> 初平之元，董卓弒主鴆后，傾覆王室。是時四海旣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衞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强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陳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中者嬰城，小者聚阡陌，以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岱，山寇暴於幷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那時普遍全國的變亂，眞是不可收拾的了。而各個勢力的割據爭奪，連年不絕，結果因曹操的雄才大略，把所有羣雄次第吞併，在那樣混亂的局面下，又慢慢造成他一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從此社會上的一切，當然更淪入恐怖驚駭的境地中了。

當曹操先後撲滅袁紹、袁術、呂布、張繡等之後，威勢極盛；惟獨奔荆州依附劉表的劉備，及襲父兄之蔭爲江東重鎭的孫權，還沒解決。二〇八年，曹操攻下荆州，劉備奔到夏口，得了諸葛亮的遊

說，遂合孫權之兵，并力破操於赤壁；從此操的兵力不能越過長江，遂形成了三國之鼎立。操敗後，變更計劃，收復涼州、漢中諸地。二一六年自進爲魏王，勢燄仍高。及二二〇年，操死，子丕繼位，遂公然逼漢帝禪位，改國號魏。這時候，劉備已奪得巴蜀、漢中之地，聽說曹丕篡漢了，便也於二二一年，即帝位，國號蜀。同年，孫權也自稱吳王；到二二九年，又即帝位，國號吳。於是魏蜀吳三國的局面，才算正式的展開了。

三國鼎峙以後，各方爲求私慾的滿足，和地盤的擴張，便又拿着戰爭當做家常便飯。曹丕的大舉伐吳，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維的九伐中原，以及二三四年吳蜀會師大舉攻魏等等的戰爭，都更給與社會一極大的不安。但吳蜀自劉備、諸葛亮、孫權、陸遜相繼歿後，便無政治人才；而魏則自二四九年曹爽被誅後，國權完全操於司馬懿之手。及懿死，子師、昭相繼執政，遂於二六三年出兵從間道攻蜀，備子禪出降，蜀遂亡。次年司馬昭進爵爲晉王，未幾，昭死，子炎嗣；於二六五年，迫魏禪位，國號晉，於是蜀魏皆亡。惟權孫皓據江東一帶，仍稱帝號，驕淫暴虐，政治紛亂；晉於二八〇年遣師入吳，皓出降，吳亦亡。至此打破了紛爭數十年之三國局面，中國又復統一於一姓之手。

在上述的情況之下，所經過的大戰已那樣之多，其他小戰，更不知有多少次，各個勢力的消長，眞是此伏彼起，無有已時。我們試想在那廣大的戰區和那長期無休止的戰役之下的民衆們，還有安居樂業之可能嗎？不用說廣大的下層階級的窮苦民衆，爲了戰爭所驅使所迫害，要大批的死亡，流離；即那些上層階級領有土地的貴族們，也要因社會秩序極度的紊亂而失去了舒適生活的安全保障，常陷於流離失所的困境中。人民生活在那驚濤駭浪的時局裏，震於環境的壓迫，感生命的飄浮，心靈上所受的創傷，自非平日所可比擬。所以在這時代的苦悶下迸發出來的呼聲，也就是時代不息的變動所產生的結果。而這種迸發出來的慘痛的呼聲，決不是歌頌治世的辭賦以及沒落了的詩型所能表達其萬一，必須以另一種活躍的新詩型，始能表現出這個大亂時代的一切新現象與新感想。故魏代的文學主流，就全在新詩型的五言詩方面。這種作品，已不似漢人的一味安閒，阿諛媚世，在內容裏實已蘊藏有當代多量的亂離成分了。這並不是我的新發現，劉勰在很早就已說過。文心雕龍時序篇說：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

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靑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俶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資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他認定魏代文學的慷慨多氣，是由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影響，可知文學不能離開時代，而時代的文學作品，必能將時代的精神愈深刻的呈現出來。魏代有魏代的時代背景，故魏代有其獨立的文學作品。

在以前，文壇上只有古典主義的文學，建築在封建社會之上。這種古典主義文學的核心，也就是自戰國以來傳下來的禮教，在兩漢長治久安的時候，禮教還能夠維繫人心，到漢末黃巾之亂的導火線一經爆發，社會秩序卽已崩潰，禮教之在人心便無能爲力；並且古典主義的文學到漢末也發達到極點了。於是一般人的思想解放，號爲正統的古典主義的文學漸漸消歇，而浪漫主義的反動也就立卽到來。所以魏代的詩人，除了少數爲了階級的支配仍然繼續維護禮教外，大多數都

走上了反古典主義的道路：孔融的跌蕩，何晏的放誕，以及竹林名士的縱酒，可以說都是以禮教爲唯一的攻擊目標。他們不管統治者是怎樣的憎惡，也不管士大夫們是怎樣的唾罵，只注重自我內心情緒的發洩，絲毫不受一點束縛一點顧忌的來揭發社會的黑暗，來暴露人世的汚濁。於是所謂浪漫主義的文學思潮，便在當時逐漸的形成了。

到了晉代，司馬炎雖以武力打破了三分的局面，然因鑒於曹魏以孤立而速亡，乃採封建制度，大封宗室，加重其權，使得任命官吏，招募軍隊，遂逐漸又養成尾大不掉之勢。及武帝死，子惠帝嗣立，性情癡騃，子婦賈氏即擅竊威權，紊亂國政；激起了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等八王，先後起兵，互爭帝位。那時擁兵的宗室，幾乎全都加入，互相殘殺，一直達十六年之久，史稱之爲『八王之亂。』這骨肉相殘的慘劇不斷地出演，因之晉室的元氣也斷傷殆盡，而僑居北方的胡族就乘機侵擾；由此而後，那五胡亂華的故事，便一齊出現了。

所謂五胡，就是鮮卑、匈奴、羯氏、羌等五個民族。當漢代盛時，他們或爲所吞併，或爲所降服，漢人對於各族之降屬者，遷其民於內地，欲使之同化；其後族類繁衍，遂與漢人雜居於北方邊地一帶。然

漢人對於他們任意奴使不加教養，在政府無事的時候，他們尙有所畏，及政府無力統御時，他們便思作亂暴動脫離羈絆。所以晉武帝時，侍御史郭欽上疏，就主張徙羌胡於塞外。他說：

> 若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徙內地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

由這幾句話裏，可以看出當日胡族雜居內地的情形。惠帝時，太子洗馬江統亦作徙戎論，與郭欽同樣主張遷羌氐諸族於邊地：

> 當今之世，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北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

於此，更可見當時羌氐二族分布的槪況。可惜他們二人的主張，朝廷都沒有採用。及八王之亂作，五胡遂乘機暴動而獨立，先後建國者達十六，史稱之爲「五胡十六國」。屬於鮮卑的，有前燕慕容氏，後燕慕容氏，南燕慕容氏，及南涼禿髮氏，西秦乞伏氏。屬於匈奴的，有前趙劉氏，北涼沮渠氏，及夏赫連氏。屬於羯的，有後趙石氏。屬於氐的，有前秦苻氏，後涼呂氏，及成漢李氏。屬於羌的，有後秦姚氏。餘

如前涼張氏，西涼李氏，及北燕馮氏。則爲漢族。自三〇四年起，至四三九年止，紛亂了一百三十餘年，始統一於拓跋氏，是爲北魏。

當惠帝時，匈奴族出了一個梟傑劉淵，乘八王之亂，據平陽稱帝，國號漢。其子聰嗣立，遣劉曜石勒來犯晉，在洛陽虜去了懷帝，又在長安虜去了愍帝，西晉遂亡。漢後改前趙，五胡亂中以他最先興起。愍帝遇害時，瑯琊王睿鎮建業，遂於三一七年即帝位，偏安江左，是爲東晉。北方大族多遷往江左避難，但僅保有一隅，勢力不振。是時北方的五胡十六國，互相攻伐吞併的結果，僅餘鮮卑人之前燕，及氐人苻氏新建之前秦兩大國。秦自苻堅即位，用漢人王猛爲政，依次削平北方各國，併吞各民族，統一中原；到三八三年，便率『投鞭斷流』之衆南下，與晉爭衡，晉將謝玄等大破之於肥水，苻秦乃瓦解。其以前所吞併之各民族，復紛紛獨立，分裂爲七國。這次勝利，把晉室的威權，恢復不少，正可乘勝直追，開拓中原，乃因藩鎮跋扈，悍將搆亂，此時繼演桓溫桓玄之變，因此沒有什麼發展。雖後來劉裕在討滅桓玄之後，乘勝平南燕，敗姚秦，但他全爲自己的皇位打算，沒等到把五胡驅逐於塞外，便引軍南歸，改晉爲宋，東晉亦亡。時爲四二〇年。

有晉一代平定之日實少，八王之亂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拾；元帝渡江，更一面抵禦外侮，一面防備內訌，時局之應付，眞是疲於奔命。而民衆們所直接遭受變亂的痛苦，也比以前更甚。那時禮教之在人心，自然也愈趨愈遠。因此，在文壇上便仍然繼續着魏代以來的浪漫思潮。雖間或有人一方面在專門摹仿古人，製造假古董，可是在另一方面卻極眞切的表現着亂離時代下的苦悶。劉勰在述晉代文壇之概況後，接着說：

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他不惟一口咬準文學的變遷，由於時代的關係，並且還推到未來，斷定永遠逃不出這個公例。這是何等批評的眼光！是的，文學的產生，多半由於時代的背景，故時代的背景，也就是文學的靈魂。無論任何人，不能逃出他的時代，那末他的作品的表現，也就不能完全脫離與他的時代的關係。晉代文人的生活，與魏代正始相似，我們數一數那時的文人，有幾個善終的：張華、陸機、陸雲、潘岳、石崇、歐陽建、劉琨、盧諶、郭璞、殷仲文、謝叔源等，那一個不是被統治階級所殺？那一個得以安然享其餘年？至於僥倖而善終的，眞是微乎其微了。所以當他們生前激於亂世混濁，見世事毫無可爲，遂多發爲憂時

憤激之言，逐漸形成了他們一致的悲觀的人生觀。本來浪漫主義的目的，是爲暴露人世的黑暗與惡濁，但等到把人世的黑暗與惡濁暴露了，而對於人生仍是得不着一點出路，於是便有的厭世，有的憂憤，有的達觀，各發展各的個性。他們的態度雖有悲觀樂觀之分，而同屬於厭棄世事，消極頹廢則一。在那極度的消極頹廢之下，他們便一方面反抗禮教以老莊思想作爲精神上之寄托，一方面以駢偶作風代替了古典主義的周頌大雅的架子。流風所趨，時人景從，在晉代的文壇上，逐蔚然促起了玄談之風與修辭藝術之過重。

三

魏晉詩歌，是古體詩的黃金時代，它的偉大也就在五言詩的昌盛。那末，我們要問魏晉詩歌來自何處，自然要討論到五言詩的起源問題；若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則詩歌的演進，就很難得着正確的系統。但是過去的鍾嶸、蕭統、徐陵等，都把五言詩的成立，放在蘇武、李陵、枚乘的肩上，如果他們的話是眞實的，在蘇李時代就有體格完美的五言詩，而五言詩的起源，自當更遠在其前。然而，在漢

初，我們却只見有『大風起兮雲飛揚』（大風歌）『力拔山兮氣蓋世』（垓下歌）或『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鴻鵠歌）等等的楚調與四言詩，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踪影。卽在武帝時代，也只見『瓠子決兮將奈何』（瓠子歌）和『秋風起兮白雲飛』（秋風辭）等的楚調，甚至在蘇李之時，見於史書記載的也只有『徑萬里兮度沙漠』（李陵別歌）的楚調，並沒有五言詩的發生。那末，則枚乘的『西北有高樓』等作，李陵的『良時不再至』等作，蘇武的『骨肉緣枝葉』等作，很好的五言詩，便是從天而降了。這麼一來，文學的演進，還有什麼因果可說呢？

要說五言詩起源於李陵，在鍾嶸自己就遊移其辭：『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蕭統文選先錄古詩十九首，題曰古詩，並不著作者姓氏，次乃及李陵之作。可是鍾嶸曾說：『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可見它們的晚出。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至說五言詩起於枚乘，則見於徐陵編輯的玉台新詠，然早於他的鍾嶸蕭統尚不知道，他何以能夠知道，可見更爲無據。關於這些僞托的作品，歷來經

還多人辨證，現在我們無須細說。我們只要明白文學史的研究，是要尋源溯委，求其因果的關係的。如今從詩歌的演進上去搜索，實覺得建安以前的詩壇情形，誠如鍾嶸所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咏靡聞……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餘載中，只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在東漢，尚只有班固樸實無華的詠史，可知五言詩方才產生。那末它的最初的起源究在何時呢？這我們只要向漢樂府中一尋，便可以得着來歷了。

漢樂府本來可以分為三組：第一組是貴族特製的樂府，如郊廟歌，燕射歌，舞曲等，時代較早，裏面幾乎還沒有五言的成分。然而那時有一個樂府運動的中心人物——李延年，他曾做一首佳人歌，已經帶有不少五言詩的風格與興味了。如：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第二組是外國傳來的樂府，如鼓吹曲，橫吹曲等，時代較後，已雜有很多的五言詩句。茲舉有所思為例：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其他如戰城南，君馬黃，上陵等，都有不少的五言句子。不過它們的風格，還和後來的五言詩不十分相同。第三組是民間採來的樂府，如相和歌、淸商曲、雜曲等，大多是東漢的作品，其中的歌詞更進步了；不單在風格上與五言詩無甚差別，就是在形式上也以五言的居多。如江南、雞鳴、長歌行、君子行、相逢行、隴西行、飲馬長城窟行、上留田行、豔歌行、折楊柳行、怨詩行、陌上桑、傷歌行、步出夏門行、白頭吟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我們先抄隴西行中的一節：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淸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

茲再抄出飲馬長城窟行的末段：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思』。

像這樣描寫細膩的作品，已是離五言成熟的時期很近了。我們看五言詩在漢樂府中的發展，先由雜言詩中參加些五言句，慢慢形成了最後純粹的五言詩，這演進的歷程，是瞭如指掌的。

因爲五言詩在東漢慢慢地完成了，於是同時作純粹五言詩的詩人，也就漸漸出現。明帝永平四年（六一）應亨的外弟王景系等兄弟四人並冠，他就作一首贈四王冠詩，全用五言，這是有主名的五言詩的最早者。同時班固也用五言作一首詠史，頗多感歎之詞。不過在風格上他們都是質樸直率，離五言詩的成功期當然還遠。此後有了秦嘉的留郡贈婦詩，五言詩就很可觀了。他的妻徐淑也長於詩，所以詩品說他們『夫婦事旣可傷，文亦悽怨。』我們試看他詩中表現的『悽怨』之感：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其一

顧看空房中，彷彿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其三

這種深情繾綣的作品，顯然的已離開民間謠詞的風格很遠了。從此以後，詩歌的命運，便呈勃興的氣象，從事辭賦的文人，也肯用一點餘閒來作詩了。趙壹酈炎的作品，迭相輝映；蔡邕蔡琰的作品，更相繼出現。時代的推移，文學的趨勢，無疑的已漸注意在詩歌方面了。

他們都生於一二世紀之間，去魏代不遠，當然要給魏代詩壇很大的影響，而最大的關係，不在

他們的製作五言詩，是在他們的製造樂府歌辭。因此，便引起建安詩人的注意。我們知道建安詩歌的偉大，是在創造樂府歌辭，不知這種風氣，在東漢詩人手裏早已開拓過了；那末，建安時代樂府文學的運動，自然是受的東漢詩人的影響了。建安詩歌摹仿樂府之處固多，而得力東漢詩人的作品亦大。如傅毅的冉冉孤竹生（？），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嬈，都曾給建安詩壇以絕大的影響。曹植的美女篇，說他是模仿陌上桑，也可以說他是模仿羽林郎；而他的豔歌行，却更出之於董嬌嬈。如董嬌嬈說：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曹植則襲之爲：

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

這種顯然襲句的例子，不容我們不承認東漢詩人，便是建安文學的先驅了。然這在建安時代的影響還不算大，而最引我們注意的，却是偶句的發生。在樂府裏，偶句幾乎還沒有到東漢詩人手裏，便逐漸湧現於詩壇。最早的在蔡邕的翠鳥詩內，就有四句：

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靑。

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

到秦嘉的留郡贈婦詩內，偶句便多：

河廣無舟梁，道近隔邱陸。

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

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

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轂。——其二

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形。

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淸聲。——其三

至酈炎見志詩，開首就用偶句：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

脩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

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

此外，在辛延年的羽林郎裏，也有偶句：

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

在宋子侯的董嬌嬈裏，同樣有偶句出現：

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

這因爲時代的趨勢所限，故他們的藝術手腕，都不很高明。但因此影響，使後來詩壇上的作品，就在修辭上用工夫，講求駢偶，注重工整的對仗了。到這里，我們可以明白建安詩歌之趨於綺麗之一途的遠因，原是在東漢詩人手裏就已竟造成了。而建安詩人在藝術上之進展，也只是繼承了東漢詩人的遺風，並不是他們的新發現。那末，我們對於六朝唯美主義文學的形成，也更可以尋出它的歷史的社會根據了。

# 四

我們在前面將魏晉詩歌劃分爲四個時期，現在就把這四個時期演變的狀態和趨勢，總括的說一說。

建安詩歌的重要特點，並不在結束四言詩，擴展五言詩的另一領域，它在積極方面的表現，更是樂府的解放。這在東漢詩人已開其端，到這時候樂府的影響已深入了，於是建安詩人就公然出來以樂府的舊曲製作新辭，而且不爲樂律所束縛，自由樸實很能表現出各個人的眞情來。這是建安時代的特有精神，也是建安詩壇的新局面。

曹氏父子是建安詩壇的中心，所以他們作的樂府很多。曹操的秋胡行，還保存古樂府不少的音調，但到薤露、蒿里行，便離開了音律與本題。按薤露蒿里，本是田橫客所作的篇名，操借來一寫何進召董卓誅宦官卒召覆滅之禍，一寫袁紹袁術舉兵討董卓，功不卒成，亂離哀怨至爲悽愴！而秋胡行在古樂府裏，原來也是詠魯秋胡妻的故事，操此作，却變成『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了。這種

以古題而詠時事的風氣，實開唐人新樂府一派之端。另外他的苦寒行、卻東西門行，寫征人離鄉之苦，極慷慨悲壯之致。至若四言的短歌行，步出東西門行，也頗豪壯悲涼，爲人所稱。然四言詩的時代畢竟過去了，我們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並不見怎樣出色，値不得我們特別去賞識。曹丕在詩壇上的地位，頗受他政治地位的影響。他的詩，半爲徒詩，半爲樂府。徒詩中的雜詩，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清河作，於玄武陂作等篇，婉轉纏綿，是眞正詩人的詩。樂府中模仿詩經與漢樂府的很多，惟上留田行，是一首最富於民俗化與白話化的作品，可以說是一首絕好的民歌。最可注意的，是他的兩篇燕歌行，歷來公認爲七言歌行之祖。至陌上桑，黎陽作等，表現時代的背景，亦很可觀。至於曹植，他是建安詩壇最偉大的詩人，具有特殊的創作天才，在他的作品裏，處處顯露着那種活潑自由的作風。他的前期生活，因爲很優裕，所以就作了箜篌引、名都篇、贈丁廙、公宴、侍太子坐等，及時行樂的詩。到了後期，他受曹丕的壓迫頗劇，於是又作了吁嗟篇、浮萍篇、雜詩、贈白馬王彪等，最沈痛的詩。其中尤以贈白馬王彪一詩稱爲傑作。因此他頗傾向自由和虛無的意境，故又作出野田黃雀行、遠遊篇等詩來。然他的最重要的作品尚不在這些，而在他受樂府影響富有平民文學精神的送應氏之一，

雜詩之一，門有萬里客等，自然樸茂的作品。總之，他是曹氏門中最偉大的詩人，也是建安詩壇第一大詩人，在魏晉時代的詩人，只有阮籍和陶潛可以與他相比。

至與他們同時的建安七子，也很多受了這個樂府文學運動的影響，如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王粲的七哀詩，都很濃厚的帶着民歌文人化的氣息。餘如孔融的雜詩，徐幹的室思，應瑒的別詩，劉楨的贈五官中郎將，贈徐幹，以及七子之外繁欽的定情詩，繆襲的挽歌，應璩的三叟等，都比較的可以注意，算是建安詩壇中心的曹氏父子的羽翼。他們因當時政局變動，生活不安，目覩或身受種種的慘況，所以一般的作品多趨向描寫社會問題一方面。由於慘痛環境的刺激，遂又逐漸造成了他們同一的悲觀的人生觀。在形式上說，固然樸素的作風還保存在他們一部分的作品裏，可是偶句却在他們的詩裏處處可以尋獲，即自然的音韻，也有很明顯的進展。曹植不獨『體被文質』，並且還有修辭上的主張，因之建安詩人在他的領導之下，就慢慢地走上注重修辭的一條路去了。

到了正始時代，文人受環境壓迫得更厲害，他們只顧吃藥或喝酒，沒有時間在辭藻上用工夫，

所以就來了一個『詩雜仙心』的反動。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等，都是時代的叛逆，他們的言語與行動，於社會若水火之不相融。而王何更祖述老莊，煽起了玄談之風；不過王弼不曾作什麼詩，何晏只存詩二首，當時詩壇上蒙玄學的影響還不十分大。及至『竹林七賢』出，行爲越加放達，他們什麼也不計較，只一味地疏狂飲酒，談玄說理，以老莊相標榜；是以玄談之風，愈趨愈烈。阮籍是正始時代的大作家，今存詩八十餘首，尤以詠懷八十二首爲最著，全是五言，可知他在這一方面的努力；五言詩到了他的手裏，才算是將範圍擴充到了極度。他的詩，向來教讀者感覺用意隱晦，不能一目了然，其實我們知道了他生當司馬懿炙手可熱的當兒，常恐罹謗遇禍，有話不能直說，也就明白他的用意所在了。他目覩名譽與生命以及友誼富貴的無常，遂蔑視一切的俗人，企慕遊仙；這一點嵇康與他不同，他則逃避現實，嵇是性情直悍，一不稱心，就破口大罵。固然嵇一樣的也曾寄托遊仙，離開了現實，但阮的脾氣畢竟好過於嵇。所以阮得終其天年，嵇則喪於司馬氏之手。嵇康是四言詩的愛好者，他現存的詩中有一半是四言的。四言詩在魏晉時代，只有曹操有幾首稍可一讀，其餘大都受三百篇很深的影響。嵇的四言詩，雖也模仿詩經，然受楚辭的影響更大；所以四言詩的時代雖過去了，

而他的作品饒有別致，依然有存在的價值。嵇與阮極崇尚自由，而時勢偏不許他們自由；他們鄙棄那虛僞的禮法，而一般擁護禮法的大人先生們因疾之如仇。於是他們只好把滿腔心事，都發洩在詩和酒上。在消極方面說他們固是厭世主義者，而在積極方面他們却又是攻擊現社會的健將。或者他們的行動給與後來的社會有不少的害影響，但在詩歌的表現上，他們那種酣筆自肆，不受羈勒的作品，實更開展了漢人拘束腐朽的作風，而走向極自由的境地去。所以當時的統治階級，雖對於古典主義的文學和虛僞的禮法，仍施以種種的保護與提倡，但時代潮流的趨勢已是如此，終久摧殘不了他們所提倡的浪漫主義的新文學的發展。

太康詩壇是沿着曹魏以來的浪漫思潮而進展，建安詩人已對於修辭有了相當的注意，正始時代雖略起了反動，可是到了晉代，因爲當時的文人受辭賦的影響很深，所以就傾向駢儷的體裁，特別趨重在詩的外形之巧，而忽略了詩的內質之美。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以及二傅等，無一能跳出修辭的圈套，都是專在對仗的工整上用功夫。陸機在當時的名望最高，而他的詩中的駢偶氣息也最甚，至於音韻問題，在這個時期也更有顯著的進步，已漸由自然的聲韻而趨向人工的

音律；陸機說『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實爲永明年間聲病說的濫觴。在這個時期最引我們注意的是摹擬詩與紀遊詩之盛行，寫景詩和抒情詩之開展：摹擬詩起源於建安詩人依舊曲作新辭，醞釀了幾十年，到這時候摹擬的範圍更廣了，張華傅玄等對於古樂府都有所摹擬，張載亦有七哀詩之因襲；陸機尤以摹擬著稱，他不獨摹擬古樂府，而且還摹擬了古詩十九首。不過正因爲他們趨重於摹擬，所以多失之呆板，有很多作品我們讀着竟感覺不出一點詩意來。紀遊詩此時已萌芽：陸機有赴洛道中作，陸雲有答張士然，潘岳有河陽縣作，在懷縣作等，都是紀述遊蹤之作。然其中描繪景物，尚不十分自然，至左思招隱、張協雜詩等就更進一步的注意寫景狀物了。這一派，近而影響陶潛之描寫田園，遠而開六朝山水寫景之風。至抒情詩，張華的情詩五首，陸雲的爲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潘岳的悼亡詩三首等，都屬情感逼眞之作，爲齊梁『宮體詩』所自出，和寫景詩同給與後世的影響不小。這樣看來，太康詩壇在好的一方面就是寫景詩和抒情詩之產生，壞的一方面可以說是偏重於外形，漸漸地套上了人工的聲韻與藻飾的鎖鐐。

至永嘉以後的文學主潮，則仍是繼承了太康餘風。因爲永嘉以後的社會環境愈加紛亂，所以

當時詩人競尙浮誕，馳騁玄理，也就愈甚。當時詩壇上的作品，簡直與玄學打成一片，孫綽、許詢、桓溫、庾亮的詩，鍾嶸說是平典似道德論，而許桓庾三人沒有留傳什麼詩現在我們無從考知，僅就孫綽所遺的詩看來，他在四言方面完全走入了抽象的玄談的一條路，稱之爲說理的談玄的歌訣則可，實在不能算爲詩。郭璞劉琨很早就看淸了這種弊病，他們二人所作，超然雋雅，不爲流俗所染，本想矯正當時的詩風，可惜人少勢弱，未能澈底改革。不過郭已打破抽象的說理，改用具體的寫法，較之以前已是進步多了。及殷仲文改孫許之風，謝叔源變太玄之氣，就給當時詩壇上流行的玄學思想一個大的打擊；當時他們向寫景方面發展，可以說是扭轉了詩壇的風氣。此後老莊思想漸漸衰歇，代之而起的是印度的佛教思想。本來，佛教之入中國，遠在漢明帝時，到此已由佛經大量的翻譯，滲通了中國的思想界。方外詩人如支遁、鳩羅摩什、惠遠、竺僧度等同時並起，將佛教哲理，第一次引進中國詩裏。這種影響，與後來文學界很有關係，是中國文學受外來影響之最大者。到了晉末大詩人陶潛出，他已把中國的哲學思想與印度的哲學思想融合了，因了環境的推移，遂造成他超然物外的自然主義的哲學觀。他的處世態度是任運而化，他的全部詩歌是冲淡的，如歸田園居、飲酒、讀山

海經等作，眞是絕妙的自然畫圖。古體詩到了他，算是發展到頂點，從此而後，便是另一個時代近體詩的開端了。

總上所述，魏晉詩壇上，由描寫社會問題，而談玄說理，而注意寫景；其形式更由疏散而趨於駢儷，藝術之演進，灼灼可尋。至各時期作品表現之思想，可以代表當時詩人之崇尙，亦可以看出他們作風的轉變。這種演進的趨勢，與後代詩壇很有關係，六朝唯美主義的文學，不用說是受它的影響，卽唐代前期詩壇上浪漫主義思潮的瀰漫，實也由魏晉時代所起。那末，我們欲明瞭中國詩歌，則魏晉詩壇之演變，實不容我們不加以詳細的研討了。

# 第二章　建安時代之詩壇

詩壇中心的曹氏父子——爲其羽翼的建安七子——他們共有底悲觀的人生觀及其構成的因素——建安詩歌之形式方面的考察

## 一

建安詩歌之偉大，全是曹氏父子造成的：曹操以一世之雄，『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當時無人及得上他自己又愛才若命，獎勵文學，故得造成一個提倡文學的中心。他的兒子丕、植，又以公子之尊，愛好文學，更促進建安詩歌之發展。曹植與楊德祖書曾說：『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融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荒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

可見那些文人，當初並不在一塊兒，因了曹操的招攬，始由各自不同的地域而來會集於鄴下。又以曹丕的慇懃款待，與他們『行則連輿，止則接席，』於是所謂『建安七子』的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以及繁欽、左延年、楊修、吳質等人，遂如星海一般，圍繞着曹家的明月。在這樣環境的自然結果下，當然要醞釀着極濃厚的文學空氣，繼承着樂府詩歌的主流，而開放出五言詩的極燦爛的花朵來。

我們知道建安詩歌的來源，完全由於樂府。胡適說：『這個以曹氏父子爲中心的文學運動，他的主要事業在於制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以前的文人把做辭賦看做主要事業，從此以後的詩人把做詩看做主要事業了。以前的文人從仿做古賦頌裏得着文學的訓練，從此以後的詩人要從仿做樂府歌辭裏得着文學的訓練了。』（白話文學史第五章）而曹操就是這個依舊曲作新詞的文學運動的第一人。

曹操（一五五——二二〇）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故城在今安徽亳縣境。）他在政治上是一個英雄，在文學上又是一個忠臣。少年時候，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二十歲舉孝廉，就想建立

名譽，從事政治活動。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掌兵權，便野心勃勃，欲望封侯。他本雄才蓋世，所以不久便慢慢地併吞諸州牧——破董卓，滅袁術，斬呂布，伐袁紹，擊劉備，併劉表，敗張繡——依次平定羣雄，造成他一人專政的局面，因爲他半世生涯，都在戎馬倉皇裏，耳聞目見，均爲傷心的環境和悽愴的材料，所以他的詩歌，遂充滿了慷慨悲放之氣。鍾嶸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可爲最先認識了他；但鍾氏又把他列在下品，却又陷於自己的矛盾裏。

操的詩存於今者共二十三首，全是樂府歌辭。其中塘上行一首，尙不可定究爲誰所作。樂府在漢代很少有人注意，直到曹操，才算認識了樂府的眞價值，由於他的提倡和製作，樂府文學的價值方才顯於世。他的詩因爲從樂府而來，所以初期的作品，形式是雜言的，並無韻律，內容是遊仙與懷古；如氣出唱，度關山，精列，對酒，陌上桑等，都仍脫不了摹擬的痕迹。但秋胡行，雖也是雜言，離開了本題，却於古樂府的音調，保存不少。例如：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爲淸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

這是第一解，首四句互疊，次六句，次『歌以言志』一句，末一句疊首句。每解十二句，各解均同。字句是有一定的。這種往復重沓，是因爲奏樂的關係，必須如此，始能合樂律之抑揚高下。可知樂章之所貴者，正在乎此。故我們研究以樂府文學運動爲中心的建安詩壇，要論起保存文學上的音樂作用最多時，實要數操的作品爲最。雖然他在薤露蒿里行裏，又表現了相反的發展，離開了音律，離開了本題；但這是受樂府影響變化出來的新傾向。古代樂府，以聲爲重，到了建安，屢經亂離，古代遺音多已失傳，因之詩歌便起了分化的作用；所以王粲因莫曉其句度，則改巴渝舞歌，曹植以古曲多謬誤而作鼙舞歌。在這種情況下，詩歌自然要隨音樂以變遷，而建安詩壇也就不得不跟着依前曲作新聲的主流走。操是這時代的盟主，當然不能例外。到他後期的作品，雖仍用古樂府的舊調子，可是已由熟練的技術中說自己的話，而不再做古樂府的奴隸了。如蒿里行：『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已完全是他自己的詩了。這種民俗化的趨勢，是他在建安詩壇最大的建樹，不過這只是近似而已，下面舉出的兩首作品，才是他最合於時代潮流，富有平民色彩的代表作：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苦寒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卻東西門行

這種行旅征役之苦，家室鄉閭之思，非操所親身經歷，恐怕不易寫出鍾嶸說的悲涼之句，想即指此。

此外，他的四言詩在他集子中也很重要，許多人都說於三百篇外，別開生面。其實，依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四言詩的時代早已過去了，他雖有意去學，結果，成績並不見怎樣特別好，像最著名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及步出東西門

行觀滄海的：『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颯，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龜雖壽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僅這幾節可取。他雖天才很高，然關於這方面的發展，畢竟成績有限。我們再詳細分析，就很容易發現他的四言詩，不惟不十分高明，而且還有種種的失敗；若『鵾雞晨鳴，鴻雁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步出東西門行）便是犯了堆砌的毛病。若『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短歌行）便是犯了繁冗的毛病。若『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爲之蚩。』（秋胡行二）便是犯了教訓的毛病。有這三種失敗，我們還能特別賞識它嗎？昔人論詩，無論把它捧得怎樣高，我們現在來研究，殊不値再在它身上迷戀。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建安詩壇固然受樂府文學的影響，但它的發展尚分作兩條路：一條路是朝着平民化的方向走，一條路是摹擬雅頌，仍回到古舊的路上去。前者是這時代的潮流趨勢，後者卻又反映了他們的階級意識。他們雖有意爲之，然爲時代的浪潮所驅，以操的大才，也終久挽回不過來已竟死去了的四言詩的命運。

曹丕（一八七——二二六）字子桓，操的長子。二二〇年，操死，繼立爲丞相，魏王。是年冬，廢獻

帝爲山陽公，自己卽代漢卽皇帝位，都洛陽，國號魏。改元黃初。七年夏卒，謚曰文帝。他極愛文學，雖居高位，依然敬客愛士，故隱然爲當時文壇領袖。嘗自敘『爲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並賦詩，令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現在還可以尋出他們許多題目相同的詩賦，卽足以考見他和當時一般文人的關係。所作有典論及詩賦百餘篇。其中典論關於論文得失，臧否人物一方面極有見底。後世文學評論之作，實自此篇開其端。

丕在文學上的地位，很受着他政治地位的影響，歷來許多批評家、對於他總抱一種主觀的見解，以爲他的詩論雄壯則不若曹瞞，綺麗又不如陳思，不惟很少人推崇，差不多還把他在文學上的地位剝奪淨盡。其實他在文學上確有不可磨滅的價值，決不是一般人所說的那麼簡單。我們現在要從他文學的本身上去估量，去研究，關於前人一切不着邊際的話完全撇開。他的詩存於今者，共四十四首，半爲樂府，半爲徒詩。過去的人多賞識他的徒詩，詩品說：

所計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

鍾氏所謂『率皆鄙質如偶語』這句話，我們承認有幾分是對的；因爲丕的詩裏，確有許多質樸的

作品。我們知道鍾氏生在六朝，耳聞目見，都是綺麗浮華的文學，對於丕的受民俗文學影響的作品，自然要帶幾分主觀的色彩，說它是『鄙質如偶語』了。至西北有浮雲等作，也確如鍾氏所說『美贍可翫，』它的纏綿的音節與新鮮的風格，我們讀後會不期然而然的得到一種美妙婉約之感。茲抄西北有浮雲如下：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還有一首漫漫秋夜長，與此詩同題『雜詩；』所謂『雜詩』者，蓋即『詠懷』『無題』之意。魏晉詩人好用此題以抒寫其感觸，因不受限制，故往往成為傑作。丕此作亦為其五言詩中之佼佼者：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另外，他的徒詩中，還有不少的佳作。像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的：『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

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自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清河作的『方舟戲清水，湛湛自浮沈。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思情深！』於玄武陂作的：『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這類作品，才眞是詩人的詩。在風格上不帶一點悲壯雄健之氣，這是與曹操不同處。因爲他富於情感，故寫人家新婚別緒，也很纏綿悱惻，令人生愛。僅就這一點說來，他的詩就很可以誇耀於建安詩壇了。

但這並不足以窺見他的詩歌的眞價値，他之所以在詩歌史上獲得地位者，是在他的受民俗化影響的樂府歌辭。我們知道建安詩壇的趨勢，是民歌化與白話化的詩歌將代替了貴族的傳統文學。曹氏父子都是循着這個方向走。要說他們的成績，實以丕爲最好。丕的樂府很早就有人稱許。劉勰說他『樂府清越，』王世貞也說『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可見他的樂府之重要。不過正因爲當時詩人用樂府做文學的標準，極力去摹仿，所以丕的作品，也有好多帶着很重的摹擬氣息。如短歌行，善哉行等，是摹擬詩經的；如臨高台，豔歌何嘗行等，是摹擬漢樂府的。這些我們不管現在

我們要研究的，是他的富於平民化白話化的作品。這一類，當然要數他的上留田行，最爲接近平民文學的精神：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這簡直是一篇絕好的民歌了。他還有燕歌行兩篇，更爲歷來批評家所激賞：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日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心不歎！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幃徐動經秦軒，仰戴星月觀雲間，飛鶬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

這兩篇的風格，與上留田行已有顯然的不同：上留田行是一首純粹的民歌，而這兩篇却帶着很重

的文人階級的氣味。這時候，民歌文人化已漸漸地深入了，已由吸取樂府的精華，自由地、充分地、表現自己的思想說自己的話了。尤其使我們注意的，這兩篇純用七言，實為後世七言歌行之祖。七言詩本起源於荀況的成相詞，到漢樂府郊祀歌及張衡四愁詩裏雖有不少的七言部分；然以全篇純粹用七言說來，實以丕此作為第一。這是在中國詩歌史上應該特別標明的。

由上所引諸詩看來，丕的詩歌所表現的情感，與他所處的時代不發生一點關係，我們未免要感覺着意外；其實他生在建安那樣紛亂的時代，不能不受影響。與他同時代的詩人，差不多都感受着時代煩悶的壓迫，而有戰後的荒涼農村之描寫及發生之嗟歎；他雖貴為皇帝，也不能脫離時代而生活，所以我們從他的集子中，還可以尋出一二篇關於軍旅遠征及戰後慘況描寫之作。像陌上桑：『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荊棘，求阡陌，側足獨窘步，路局笮。虎豹嗥動，雞驚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盤石，樹木叢生鬱差錯。寢蒿草，蔭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像黎陽作：『奉辭討賊遐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荊棘繞蕃叢生；南北果園青青，霧露慘悽宵零。彼桑梓兮傷情！』這種作風固不及曹操的

慷慨蒼涼但畢竟是屬反映時代的作品。不過他一生都處於順境中，所以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詩歌所表現的情感裏，也就多以個人爲中心。像上面抒寫時代苦痛的作品，終久很少。不管時代是怎樣的紛亂，人民生活是怎樣的不安，他自己過着舒服的生活，眼見耳聞盡是些酒肉陶醉聲歌徵逐的事兒在這種浪漫的環境之下，他自然要贊成及時行樂，而在詩歌裏所表現的情感，也更要以極端的快樂主義爲多了。

他首先感覺的，是人生的短促，光陰的疾馳，善哉行裏說：『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這樣，他只有過着享樂的生活，去肉林酒池中尋安慰了。豔歌何嘗行裏說：『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他所贊成的是酒肉生活，任意逍遙，那末，對於一般人所企慕的神仙幻景，當然他要表示反對了。所以折楊柳行裏說：『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眞僞，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又充分地表現出他的階級意識來。他看透了所謂神仙的虛假，於是就想利用儒家的精神，來抗制愚夫們的妄傳。但是人的慾望永遠是一個缺陷，不會滿足，目前現實既然討厭，只有享樂生活比較的可以麻醉生之意志，所以他主張『適君身體所

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嘗？冬被貂鼲溫暖，夏當服綺羅清涼。』並要趁着少壯的時光及時去享樂，在他的一篇長歌行大牆上蒿行裏充滿了這種頹廢的精神。這一篇近四百字，是他的一篇傑作，裏面所表現的完全是他內心的愉快影響到他生活上的浪漫態度，過去很少人注意，所以我們特別提一提。由上所述假如我們說曹操是生於憂患，而丕便可以說是長於安樂了。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字子建，操的第三子。賦性聰穎，十歲善屬文，援筆立成，爲建安最偉大的詩人。謝靈運嘗說：『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可以想見他的才華的富贍。操於諸子中特寵愛他，幾次想立他爲太子，終因他哥哥丕的忌妬而善矯飾，遂立丕，是以就招了丕的怨恨。及丕承襲他父親的餘威，把漢朝的天下滅掉，自己做起皇帝，就待他很苛刻了：先殺了他的摯友丁儀、丁廙，後貶削了他的爵位，把他封藩到遠遠的地方去。並且在數年中又遷徙了好幾次，使他不能在一處有所發展。名爲封藩，其實就是遣戍軟禁。太和六年封陳王，常鬱鬱無歡，遂發疾卒，年四十一，謚曰思。

他的全部生活過程中，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建安二十四年以前，他過的完全是公子哥兒

的生活；黃初以後，他却是在憂讒畏譏中度生活。因了生活環境的不同，所以他的詩歌裏表現的情感，也就有很顯明的分野。他的前期的詩歌，是在無憂無慮的時候所寫，內容多是豪俠的，快樂的；而他後期的詩歌，是在流離坎坷的生活中所作，裏面所描寫的，也只有長吁短嘆的哀呼了。這是他詩歌內容上前後期的不同。

在他前期的生活裏，他儘有優遊閑暇，與一般文人在一塊兒厮混，故他前期的詩歌的取材，也惟以宴會與贈答爲多。如箜篌引，便是宴會場中放浪生活的寫真：『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如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如贈丁廙：『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如送應氏之二：『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都是屬

於宴會生活的一類。由他這種與衆同樂的精神看來，足證他對待朋友極其眞摯。外若贈徐幹、贈丁儀、贈王粲、及又贈丁儀王粲諸作裏，都很可以看出他十分懇摯的情懷來。這時候，他的生活安適，喜歡及時行樂，因之對於自然的風景，也就起了熱愛與留連。這一方面的詩也不少，像公宴：『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淸波，好鳥鳴高枝。』像侍太子坐『白日曜靑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他若雜詩的：『微陰翳陽景，淸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芙蓉池的：『逍遙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楊棲雙鶴，北柳有鳴鳩』等，都屬他這種優遊浪漫生活之描寫。在這個時期中，他的詩歌裏所表現的，大概只有這兩種享樂的情感，正是他的公子哥兒生活的反映。

到了後期，他受政治上的壓迫，過的幾是非人的生活。丕卽位，首先鏟除了他的同黨，又令他與諸侯並就國，還派有監國監視。那監國秉承了他哥哥的意志，非常的驕橫；有一次竟奏他醉酒悖慢，有司請治罪；還有一次他和白馬王自京還國，想同路一敍契闊之情，監國都不許。這個時期，他的自由眞是被剝奪盡了。及他任兒叡卽位，對他的惡感雖說比丕爲輕，然而他所受的壓迫依然沒有解

除，並且還和丕在位時一樣的時常改封，給他以喘息無定的痛苦。魏志說：『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在這樣漂泊無定的生活下，他只有以『轉蓬』自况，以『浮萍』自喻，而高吟他的纏綿悱惻的哀歌了。如吁嗟篇，就是他這個時期最沉痛的作品：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迴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

外如浮萍篇的『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雜詩的『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等，都是淒涼滿篇，哀楚動人之作。但這個時期最使我們注意的，是他的贈白馬王彪一詩。黃初四年，他和白馬王同朝京師，回國時因監國使者不許同路，遂告辭而去，寫下了這篇傑作。序云『憤而成篇，』裏面眞充滿着悲憤抑鬱之氣。全詩共七首，茲選錄四首：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

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黑白，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其五

這第五首所悲悼的，是他的同母兄弟任城王的暴死。原來任城王與他們同朝京師，世說新語說丕用棗將任城毒死，由這首詩證明，大概不會錯。藝苑卮言評這首詩說：『吾每至謁帝一章，便數十過不可了，悲惋弘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實在，不獨王元美有這樣感觸，就是千古下的我們讀了，有誰不深深地受它的感動呢！世說新語還說丕有一次逼他七步成詩，作不成就殺他，幸而他立即口

拈『煮豆燃豆萁』那首絕妙的象徵詩來，得免於死。由不毒殺任城王的故事看來，這回事恐怕也不全屬子虛。那末他處在這種壓迫之下，還有什麼生趣呢？於是便不得不在現實之外，轉而希冀於自由或虛無。他這種要求的具體化，便產生出他許多愛好自由意境及羨慕神仙思想的樂府來。這些詩，愈見其精鍊、蒼勁，表面上已絕沒有他前期詩歌所特具的浮豔了。如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如遠遊篇：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乘浪相經過。靈鼇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何足多！

前一首是他愛好自由的表現，後一首是他企慕遊仙的表現。關於後一類的作品很多，如苦思行、升天行、仙人篇、遠遊、五遊詠、平陵東、桂之樹行、飛龍篇等，都是。但他在贈白馬王彪之七裏曾說：『虛無

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證他根本是個反對神仙的人，爲什麽會又做出這許多遊仙詩來呢？我們知道他處在驚濤駭浪裏，過着艱危的生活，對於仙境的憧憬，可以說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慰安，一種環境壓迫下的煩悶的呼聲；所以他雖受儒家精神很深的影響，在散文方面（見辨道論）力斥神仙之書道家之言爲虛妄，而在韻文方面就另尋出縹緲虛無的幻境，來充實了他的遊仙夢。這是他思想上根本的矛盾，也正是他的階級意識的反映。

由上所說，他的確是建安詩壇最重要的一位，而尤引我們注意者，是他對於創作的態度，主張絕對的自由，不爲傳統的文學所囿，不爲樂律所拘束，全依於自己的立場，創造了自己的文學。我們看他改製鞞舞歌，以爲『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就毅然決然地不加依傍，另起爐竈來『依前曲作新聲，』即可明白。這是他對於整個文學的主張，影響建安詩壇很鉅，所以他有一部分樂府，不獨離開了音樂的範圍，有時竟脫離了一切文學的常軌，而完成他的獨特的自由的風格。如桂之樹行，當牆欲高行，當事君行等，都是極自由的作品。以他所特具的創造天才，循着這個方向走，實推動了以樂府爲運動中心的建安詩歌的進展。但他的最重要的作品，還不在這些，而在他富

於白話化民歌化的詩歌。這類作品當然是受樂府的影響，在藝術上實含有一種樸實的作風。如送應氏之一：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如雜詩之一：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寄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如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像這樣樸實無華的作品，真是他集子中不多見的。表面上避免了藻飾的字眼，而骨子裏却格外的

充實着。建安詩壇的主流，是朝着民歌化與白話化的方向走，他們父子所努力的，就是要促成這個趨勢的實現。在這一方面，固然以丕的成績爲最好，而他的成績也很可觀。我們只須看他的集子中樂府詩之多，就可明白他在這一方面的供獻了。

總上所述，曹氏父子中，實以植爲最偉大。鍾嶸詩品極崇拜他，將他列在上品，說：『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而將丕列在中品，操列在下品。不過依我們看來，他們各有各的長處，絕不能如鍾氏的故意軒輊。劉勰就第一個替丕抱不平，文心雕龍才略篇說：『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子建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誠然，丕的文學價值，頗受着他的地位的影響。至於操，我們想見他當戎馬倉皇之際，還橫槊賦詩，那種雄氣蓬勃，如天馬行空一般的氣概，更是建安任何詩人所不能企及的。我們細味他們的作品，覺得操誠如敖陶孫說『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丕也確有徐禎卿談藝錄所稱的『資近美

媛』的風度；至植之似『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那只是就他前期的作品而言者以他後期的作品來說，却有點近似嫠婦夜泣，自怨自艾了。這雖是一種抽象的觀察，但由此也可以幫助我們對於他們的作品得到一層更深切的認識。

## 二

建安時代的詩人，供曹氏父子呼喚奔走者，還有所謂『七子。』七子之稱，始於曹丕的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表章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這裏，丕所用作批評的對象，全是關於七子的辭賦作品。但那些辭賦，全是他們應詔而作，大半是強湊出來的，沒有什麼高尚的文學意味。卽他們自己也

不全靠那些辭賦而得名，他們仍有代表個性的詩及樂府歌辭。劉勰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晳之能。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龍明詩篇）可知當時五言詩的作者，除文帝陳思之外，尙有王徐應劉等人，爲曹氏門下的羽翼。今分述七子於後：

孔融（一五三——二〇八）字文擧，魯國人（故城在今山東滋陽縣境）孔子二十世孫。他雖做了漢朝的官，一生爲統治階級服務，但不曾遷就過長官，嘗以事件董卓，慢曹操，可見他至性過人。並且他看穿了曹操的奸詐，常以詭詞嘲之，以是深爲操所忌憚；那時郗慮望風承旨，就以非法奏免他的官。最後，又拜太中大夫，時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他圖不軌，又與禰衡跌蕩放言，下獄，棄市，年五十六。他的死，是非常冤抑的，所以臨終詩有云：『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憤懣之詞，溢於言表。他生前又好酒，常自說：『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他的詩，今存者共八首，計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一首，雜詩二首，臨終詩一首，六言詩三首。作品雖不多，我們還可從其中看出他的偉大的氣概來。他平日言行，很有一點任俠的表現。那時正是政治

上極紊亂的時期，他有心靖難，建立功業，惟意廣才疏，終無成就，但那種熱中功名的念頭和不凡的抱負，却還遺留在他的詩歌中。雜詩之一，便是他這種思想的結晶。如云：『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可見他勇於任事，不敢後人的氣概。雜詩之二似是一首哭殤子的詩，眞情流露，深摯動人，算是他所有詩中最有藝術價值的作品：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颻安所依？人生圖嗣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此外離合作郡姓名字詩是一種字謎隱『魯國孔融文舉』六字，爲一時遊戲之作；臨終詩教訓氣味太重；六言詩寫的雖是時事，但其中云『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國無私，』與他平日言行不類，恐出僞托。在文學上都沒甚麽地位，所以我們也就不再管它了。

阮瑀（？——二一二）字元瑜，陳留人（故城在今河南尉氏縣境。）少受學於蔡邕，知音善琴。初都護曹洪想請他掌書記，他不就；曹操也想請他。他更逃入山中，焚山乃出，始做操的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出其手，與陳琳同見稱於當時，曹丕所謂『元瑜翩翩書記，足致樂也』後爲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

他的詩存者十二首，但均不很高明，比較只有駕出北郭門行與七哀，算是他的傑作，而尤以前一首寫實，更爲哀愴動人：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問啼者誰，何爲乃如斯？』『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所見？淚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

這一首很受漢樂府婦病行及孤兒行的影響，可見當時樂府文學運動潮流的激蕩。他雖不以詩見稱，而在這種質樸的描寫裏，已充分地表現出白話化的精神了。

陳琳（？——二一七）字孔璋，廣陵人（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境。）初爲何進主簿，因反對進召四方猛將脅太后以誅宦者，乃亡奔冀州依袁紹。嘗爲紹作討曹操檄，甚有名。及紹敗，他歸操，操說：『卿昔爲本初（袁紹字）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他謝罪，操很愛他的才，亦不怪他，又用他作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後徙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卒。

他存詩四首，在量上說是七子中最少的，但氣體鏗鏘，善叙喪亂，飲馬長城窟行寫邊禍之慘，實是一首驚人的不朽之作：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愼勿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這與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都是樂府運動中的產物。全詩三分之一用七言，又被認爲和曹丕的燕

歌行同爲七言歌行的起源。這首風格頗不類建安詩人，不獨情文並茂，實開唐人諷諭一派新樂府的先聲。謝靈運曾評他『故述喪亂事多』，即就此詩來看，寫亂離悲慘的實景，實在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此外，他的遊覽詩中，還雜有不少的白描句子。如『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肅肅山谷風，默默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欷涕沾襟！』『翺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回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這里最引我們注意的，就是偶句特別的多。他的宴會詩裏，也有這樣的偶句：『飄風飄陰雲，白日揚素輝，』及『玄鶴浮淸泉，綺樹煥靑蕤。』顯然的這時文學上的風氣，已由質樸而走向雕琢的修辭上去了。

徐幹（一七一——二一七）字偉長，北海人（故城在今山東昌樂縣境。）曾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中郎將文學，其他事跡不詳。他在建安時代，最爲曹丕所欽仰。丕在又與吳質書中說：『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又在典論中舉出他的

玄猿漏卮等賦和王粲相配，推與漢代辭賦大家張衡蔡邕並駕而齊驅。獨於他的詩歌，不曾提起一字。可證在當時他的詩歌沒甚麼地位，是單以辭賦著稱的。

然而現在我們研究他的詩歌，却不盡是完全不可取。在現存的九首裏，可以看出他善抒情，歌詠戀愛。情詩中如『君行殊不返，我飾為誰榮？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惟聞燕雀聲。憂思相連屬，中心如宿酲』等句，就是很好的例子。即答劉公幹詩，也有『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寫得雖質實樸素，但亦真率盡致，而最好的，當然要數室思六首。此詩後代選本有誤以前五首為雜詩，末一首為室思者；玉台新詠合為一題，極是。六首所寫全是別離後女思男的戀歌調子，意致纏綿，實建安詩壇不可多得之作。茲錄三首：

峨峨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以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為自愁惱！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其二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詞。飄颻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離皆復會，君獨無返期。自君之出矣，明

鏡晤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其三

慘慘時節盡，蘭葉復凋零。喟然長太息，君其慰我情。輾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自恨志不遂，涕泣如涌泉。——其四

其三『自君之出矣』以下四句，後世模仿者極多；雖多不能超過此作，但其影響之深是不容諱言的。

應瑒（？——二一七）字德璉，汝南人（故城在今河南汝陽縣境。）曹操辟他為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又為五官中郎將文學。今存詩九首，頗多飄零之歎。前人多賞識他的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以為自傷流離，情調悽咽；惟前段以『朝鴈』自喻，寫的還不錯，到後段『公子敬愛客』以下幾句，却跳進了阿諛的套調中，畢竟算不了他的傑作。近人胡適又稱道他的鬥雞詩是近白話的，其實那首詩帶的白話氣味很少，遠不如他的別詩二首，白話氣味較為濃厚：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

內懷傷憂。

這詩裏所表現的情感，所描寫的技術，比他任何詩都高明得多。這種樸素的作風，七子中是不多見的，我以爲這詩是他的代表作。

劉楨（？——二一七）字公幹，東平人（故城在今山東泰安縣境。）曹操辟他爲丞相掾屬。曹丕爲太子時，嘗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獨他平視。曹操聽說了，大怒，乃收他治罪；後減死輸作屬吏。他存詩十五首，七子中惟有他在當時以詩見稱。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說：「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鍾嶸詩品也說：「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他們這種批評，自然是站在那時代的文學趨勢的立場上而言，依鍾氏的話來看，則贈五官中郎將是合於他說的標準的。如其三云：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明燈曜閨中，清風淒以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這詩勿論在描寫或情感上，都能令人引起同情。不過這僅代表他『真骨凌霜，高風跨俗』的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最出色的我以為要數贈徐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秉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和贈從弟三首之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其中寫景一方面是不可埋沒的。若就抒情和寫景兩方面來說，他的詩確實是『妙絕當時。』還有鍾氏說他的詩源出於古詩，我們詳細來分析也確有這種影響。如『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贈五官中郎將之二），『磷磷水中石』（贈從弟之一），『安得肅肅羽』（雜詩）等句，顯然

是蛻胎於詩經的四牡、鴇羽、揚之水等章的。

王粲（一七七——二一七）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境。）漢獻帝西遷，因徙居長安。有異才，年僅十四，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一次，邕請客，聞他在門，倒屣迎之；及到場，客見他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說：『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不就。至荆州依劉表。表卒，曹操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後遷軍謀祭酒。魏國初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記憶力極强，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一過便背誦之不失。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搆。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病卒於道。和曹植一樣，僅活了四十一歲。今存詩二十六首。

他是建安時代樂府文學運動的中心人物，晉書樂志說巴渝舞曲因『其辭旣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可見他還負有制禮作樂的任務。但他關於樂府歌辭一方面的成績却很壞，以他的天才，竟沒有從樂律中得到文學的訓練而創造出新的文學來，實在是他對於寫作的技術上太趨重於模仿的緣故。他所努力的結果，仍舊回復到周頌大雅的地步，一點白

話化民歌化的意味也沒有。如俞兒舞歌及太廟頌等，都受詩經很深的影響。再如贈蔡子篤詩，贈士孫文始，贈文叔良及公讌詩等，亦莫不深厚地帶着雅頌的遺響。七子中受古詩影響最大的，除劉楨外，大概就要數他了。而他的摹古，只欲得其形似，根本缺乏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在樂府及四言方面的成績，幾乎是提不起來的。

要論他能在詩歌史上獲得地位者，便只有他的五言徒詩了。如雜詩：『方軌策良馬，並驅厲中原。北臨清漳水，西看栢楊山。回翔游廣囿，逍遙陂水間。』『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繽翩，振翼羣相追。投網引潛魚，強弩下高飛。』便是比較超逸的作品。但這只是他關於快樂生活的描寫，尚不足以在文學上佔有若何價值。他的最精彩的作品，則是那把握住社會問題，富有時代精神的詩歌，那自然是頂負盛名的『灞岸之篇』了。此即七哀詩之一：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

外如七哀詩之三：

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治？登城望亭隧，翩翩飛戍旗。行者不顧反，出門與家辭。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天下盡樂土，何爲久留玆？

從軍詩之五：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烟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雚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久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客子多悲哀，淚下不可收！

都是時代變亂下的慘痛之言。鍾嶸所謂『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者，大概即指此。這和曹植的送應氏，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同屬社會問題之作。其生命價值之永存者，即在能把握住時代背景做中心。

到這里，我們回頭看七子的詩歌，固然劉楨王粲比較的好，其次屬陳琳徐幹；而孔融阮瑀應瑒三人，也並不如一般傳統的所批評那樣壞。他們各人有各人的長處，在詩歌裏所表現的更各有各的特殊色彩，我們實不能將他們截然劃分出等級來。總之，他們在建安詩壇上都有相當的功績，共

同地幫助曹氏父子推衍了五言詩的發展。

七子之外，同時代的小詩人，還有繁欽，繆襲，應璩，應瑗，杜摯，毋丘儉，吳質，楊修，邯鄲淳，路粹等，都有文彩。但有的作品已不傳，多不重要，惟可述者，只有繁欽繆襲與應璩三人。

繁欽（？——二一八）字休伯，潁川人（故城在今河南禹縣境。）少以文辨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今存詩六首。定情詩最有風致，全詩作女子口吻，是一首歡戀的情歌。雖由張衡四愁詩而來，淫麗過之。如：

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這樣連寫十一種投贈，每種二句。接着又寫四處幽會：

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旰兮不來，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躕。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陽。日中兮不來，飄風吹我裳。逍遙莫誰覩，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躑躅長歎息。遠望涼風至，俯仰正衣服。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來，淒風吹

我襟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心。……

這種風格自古樂府有所思，而四愁詩，而定情詩，其間的影響是一貫的。並且由此也可以看出民歌文人化的蹊徑來。

繆襲（一八六——二四五）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故城在今山東嶧縣境。）有才學，多所叙述。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官至侍中尚書光祿勳。所作有魏鼓吹曲十二首，全係叙述曹魏諸帝之功德者；此種宮廷文學自不會有什麼價值。可讀者只有他的一首挽歌：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復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挽歌本起源於詩經秦風的黃鳥，漢樂府的薤露蒿里，亦屬這一類。繆襲此作，很能表現出生命短促的悲哀，不失為抒情詩中之佳構。

應璩（？——二五二）字休璉，爲瑒之弟。博學善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然多切時要。待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

年卒。今存詩七首。他諷刺曹爽的詩，大概就是百一詩。『百一』之義，亦猶揚雄『勸百而諷一』的意思。丹陽集說：『楚國先賢傳言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但現在的百一詩，恐已非全文，其中只是一些道德常識的箴言，文辭淺顯，並不見有什麼諷諫的話。只有三叟一詩，含自警義，是一首說理詩：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這種白話化的趨勢，當然是受樂府文學的影響。應瑗亦有雜詩云：『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耕自不得粟，采彼北山葛。簞瓢恆自在，無用相呵喝。』同屬於樂府文學運動下的民俗化之作。

## 三

我們敘完了建安詩壇，覺得建安詩人有一最大共同點，就是悲觀的人生觀。我們設若進一步分析他們的作品，就知其內容表現歡愉的感情者實少，十分之七八是感傷的。他們這種感傷的文

學的來源自有其歷史的社會背景做根據。劉勰說：『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所以英雄般的曹操，寫出了征戍之苦的苦寒行和却東西門行；公子少爺的曹丕，寫出了征戍與戰爭的悲慘的陌上桑和黎陽作；曹植困頓半生，處在自憐自泣的環境中，自然更能描繪出送應氏戰後的民間慘況。我們再看孔融的雜詩之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詩等，那一篇不充滿着時代的精神？那一篇不是當時的社會實景的反映？他如曹丕的燕歌行，漫漫秋夜長，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曹植的吁嗟篇，贈王粲，贈白馬王彪，棄婦篇，徐幹的室思，劉楨的贈徐幹，繁欽的定情詩，繆襲的挽歌等，有的向朋友吐露出自己心底的悲哀，有的拿『轉蓬』象徵出自己不幸的遭遇，有的借了深閨獨處的怨女，遇人不淑的棄婦，抒寫出自己胸腔內鬱積的哀思；題材雖有不同，要之其內在的情緒，無一不是感傷的。

文學是時代的社會生活的縮影，於此我們更得到一層保障；我們知道建安詩人的感傷病，完全是由那時戰亂的荒涼景象所激起。建安之世，裏面有軍閥不住的擾亂，外面有鮮卑連年入寇，中

央權力漸漸瓦解，形成了一個州牧割據的局面。那時羣雄角逐，戰爭連年，人民的痛苦，農村的荒凉，災害之重，必有不堪設想者。詩人的感覺是敏銳的，對於當前的民間的災難，自然要不自覺的感慨起來。因之因戰爭直接間接而發生的行旅征戍之苦，棄婦怨女之思，以及友情的繫戀和別離的懷想，在在都深切地感動了詩人的心懷，使他們吟之於口，筆之於詩篇。這些詩，雖託爲戰場上的兵士或獨處的婦女的口氣，然俱是遭遇了不幸的命運而沒法掙脫苦海的心情的表示。那末，我們與其認這些詩爲『託喻』之辭，倒不如直接承認是詩人抒寫自己的坎坷遭遇之作的擴大或延長，在表現的方法上雖有不同，但勿論述時事，寫離緒，其全部屬於抒情是無疑的。

由上兩段所說，詩人所寫的，不管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或耳聞目見的社會現象，總之，經過他們的眼底透視之後，他們的心上立刻就來了一層悲哀的重壓。自身的遭際是悲哀的，自身外的人生現象也是悲哀的；這樣，人生的本質也就不得不被詩人們認做是悲哀的結晶了。他們的悲觀的人生觀的造成，就是基於此點。於是我們的詩人們，對於人生就慨歎起來了：曹操短歌行說：『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短歌行說：『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早？』善哉行說：『憂來

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大牆上蒿行說：『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寄枯枝。』曹植薤露行說：『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浮萍篇說：『日月不恆處，人生忽若寓。』贈白馬王彪說：『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送應氏說：『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孔融雜詩說：『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阮瑀七哀詩說：『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陳琳遊覽詩說：『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徐幹室思說：『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說：『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王粲贈蔡子篤詩說：『悠悠世路亂，離多阻……人生實難，願其弗與。』從軍詩說：『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恆寧。』這樣的例子，在建安詩人的作品裏，實在是多不勝舉。朝露一般地人生呀！時光的不再來呀！這樣的悲歌，他們一齊高唱着。從這里可以很顯然的看出他們的階級意識，也可以明瞭他們對於人生缺陷的固執，更可以懂得他們對於人生本質的基本觀念。

因爲他們覺得人生根本是悲哀的，所以有了偶然的歡聚或遊覽，不惟不能增加他們的快樂，却反而勾引起他們潛存的悲哀，以致逢歡愉的場合，沒有不感慨繫之的。曹植送應氏說：『淸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雜詩說：『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箜篌引說：『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

陳琳遊覽詩說：『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惆悵忘旋反，歔欷涕沾襟。』阮瑀雜詩說：『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沾裳衣。』本來歡愉的聚會，免不了悽慘的別離。建安詩人前期的生活創作是『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平居則更『彈棋閒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在這樣的快樂環境中，當時他們就感覺着『樂往哀來，悽然傷懷；』後來一個一個分別在天之涯，地之角，眞個是『節同時異，物是人非，』無怪曹丕要高喊『我勞如何』了。他們這種生活故實，曹丕在又與吳質書裏，更具體地告訴了我們：

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處在這樣悽楚的環境裏，你教他們怎麼不感傷呢！人生這樣的不幸，生命這樣的短促，就使我們常

人對之也要悽然流涕，何況感覺敏銳的詩人？於此，我們可以明白構成建安詩人的悲觀的人生觀的主要因素完全是人生的無常。它的社會根據，就是向來過着安樂舒適的生活一旦因戰爭的騷擾而失去了安全的保障，陷於極度的苦惱與不安裏所由致。

從他們詩歌表現出來的觀點看，他們認人生永遠是不幸的，而這不幸的人生，又是『風吹塵』『朝露晞』一般地易過。這麼一來，他們就要想法求解脫：一面希望時光不要飛逝，好慢慢地轉到一個好的境地；一面從悲哀的深淵裏努力去追求逸樂，以求滿足於一時。這種享樂的思想，在他們的作品裏處處流露着。如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曹丕善哉行：『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曹植當來日大難：『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樽辦東廚。……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當車以駕行：『歡坐玉殿，會諸貴客。侍者行觴，主人離席。顧視東西廂，絲竹與鞞鐸。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王粲公讌詩：『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劉楨贈五官中郎將：『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

康。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應璩百一詩：『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多爲樂，無爲待來玆。』這種沉醉於酒的生活，實開正始詩人『竹林七賢』好酒的先河。

但這種享樂畢竟是不常有的，一個人生存在社會裏，勿論他有如何大的力量，是不能控制着社會環境盡如己意的。因而他們顛撲在不如意的社會環境裏，就感覺着享樂是難得的，而且是不常的，於是便又促起了他們的遊仙思想——想拋却碌碌的塵寰，進入愉快的仙境，嘗試長生不老的歡樂。如曹丕的折楊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燿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再如曹植的仙人篇：『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回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昔軒轅，乘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然而遊仙也只是一種幻想，何能現諸事實？於是他們感悟了：不是說『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就是說『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期。』神仙既不可信，最後依然掉在悲哀的思海裏。由於這認識，使

他們的悲觀心理更加重一層悲哀的雲翳。所謂『享樂呀，』『遊仙呀，』都不過是一時的幻影。那末，甚麼才是人生的根本呢？在他們的心目中，惟獨剩一個『悲哀』；所以他們追懷過去，緬想將來，對於無常的人生，便只有『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曹植種葛篇）了。

他們這種處世態度，當然有他們的社會背景和階級基礎做根據，決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在前面說過建安是一個極紊亂的時代，所謂『黃巾賊』的農民叛亂勦平之後，接着就造成了地方官吏的割據。這時候，不惟不能減輕農民的負担反而加强的擴大了全國的變亂，社會秩序無法維持，所有上層階級的貴族們，突然從安樂的高台上跌進恐怖的深淵裏，一面担憂的防範和抵禦着農民的暴動，一面又流離失所的捲進割據戰爭的漩渦裏。他們前途的命運，當然是不可捉摸的，這就使他們意識到人生的不幸，而常要捉住社會做中心以表現他們的感傷的情調。而他們這種悲觀心理，却正代表了他們的階級意識。在那長期無休止的戰役之下，廣大的下層階級的窮苦民衆，差不多都做了戰爭的犧牲，就是僥倖而生存的，也不過倖免於死亡而已，飢寒尚且難逃，當然不會妄想什麼享樂的生活。惟有他們上層階級的貴族們，尚有暇豫的時間，物質方面沒有缺

陷，於是失望之後，他們就恣意的享樂起來。所以這享樂和遊仙的思想，以及由這而產生的悲觀的人生觀，卻正是建安時代一般貴族階級的眞正意識。那時的一般窮苦小百姓是夢想不到的。

## 四

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建安詩壇的概況及其表現的內容，現在我們再就它的形式方面加以考察。

建安以前，詩壇上最活躍的是四言詩，及樂府文學崛起於民間，於是五言詩就披靡了建安詩壇。這種自然趨勢，鍾嶸在詩品裏曾分析其原因：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實在，五言詩體是「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適用的工具，所以它就自然而然的代替了簡單質直的四言詩，而開展出詩史的新局面。建安以前的作品，在質上是很樸素的；到了建安詩人手裏，雖然樸

素的作風還保存在他們一部分的作品裏，但大部分却改變了。固然他們不曾將修辭看做詩的唯一生命，而他們對於辭采上的重視，畢竟有不可掩飾的事實在。

關於建安詩歌，正因爲他們描寫的手段高明，所以才爲人所賞識。我們從許多人的批評中覺得他們詩中的描寫藝術，實高於建安以前各時代之上。大詩人曹植不獨注重修辭而且還有關於修辭上之主張。他在前錄自序說：『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氾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所謂『春葩，』便是他理想中的詞句。因此宋齊謝靈運傳評他說：『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詩品評他說：『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這里所說的『文，』都是指的辭采。近人曾毅也舉出他三個特點：

一、調　古詩不費思索，子建則起調常工。

二、字　古詩不假鍛鍊，子建則用字必工。

三、聲　古詩節奏天然，子建則平仄諧協。

這固然是曹植詩中的特色，但同時建安詩人都受到這種影響。無論何人的作品裏，都可以尋出他們對於辭藻的重視和努力的方向。

建安詩人既這樣把辭藻看做重要工夫，當然他們詩中表現的藝術很多。以下我們分做六方面來觀察：

一、偶句　關於偶句方面的例很多，如：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曹操苦寒行

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曹丕於玄武陂作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曹植侍太子坐

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同上公宴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同上贈丁儀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同上箜篌引

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同上美女篇

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陳琳遊覽

往春翔北土，今春客南淮。——應瑒侍五官中郎將

藿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王粲從軍詩

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同上雜詩

但建安詩壇是繼承東漢詩人的遺響，詞句的組織日漸趨於工整對仗，原是自然的進展；所以這偶句的增多，並不能就說是他們藝術上的成績，其他方面的表現才真是他們的特長。

二、鍊字　詩家直說說：『子建已有警字。「朱華冒綠池，」「時雨靜飛塵，」「冒」「靜」兩字是矣。』這種用字法，實是他們的獨創。如：

揮羽邀清風，悍目發朱光。——曹植鬥雞篇

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同上贈徐幹

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同上情詩

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王粲雜詩

涼風撤蒸暑，清雲卻炎暉。——同上公讌

冰雪截肌膚。——同上七哀詩

方塘含清源。——劉楨贈徐幹

這都屬於動字例，使字尖顯，顯然是經過鍛鍊而後出。

三、起端　關於起端的話，沈德潛極稱贊曹植。他說：『陳思工於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如「高台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現在除這些以外，在曹植的作品裏還可尋出不少。如：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野田黃雀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梁甫行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五遊詠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贈白馬王彪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雜詩

其他詩人作品裏，也可遇着很多這樣的例：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曹操苦寒行

西山亦何高，高高殊無極。——曹丕折楊柳行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應瑒別詩

這是屬於起端方面的。皆噴薄而出，刻意爲之。其後謝朓的『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之極蒼莽之致者，實不能不認此爲其來源。

四、疊句　此例多是後聯首句必與前聯末句相應，有一句數字，僅有一二字疊用者。曹丕的詩裏關於這方面的例很多。如：

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雜詩

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雜詩

列列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

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清河作

曹植的贈白馬王彪，則是後章首句必與前章末句相接。七章中只第一章末句與第二章首句是例外，其他均如此。如第二章末句爲『我馬玄以黃，』第三章首句則爲『玄黃猶能進；』第三章末句爲『攬轡止踟躕，』第四章首句則爲『踟躕亦何留；』第四章末句爲『撫心長太息，』第五章首句則爲『太息將何爲；』第五章末句爲『咄唶令心悲，』第六章首句則爲『心悲動我神；』第六章末句爲『能不懷苦辛，』第七章首句則爲『苦辛何慮思。』這種相互聯絡的疊句來源很早，在大雅文王既醉二篇中，就有這種趨勢。丕植的作品，當然是由詩經中學來的。

五、音節　建安以前的詩人不講平仄，所以古詩中沒有什麼音節可說。建安時代的詩歌雖不能盡諧平仄，但却各有各的自然音節。曹操苦寒行之蒼涼悲壯，曹丕燕歌行之悠揚委婉無論矣；即丕之雜詩，亦含有一種天然的節奏：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植之情詩，亦莫不如是：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渺渺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他如植的贈徐幹贈白馬王彪之蒼蒼，美女篇名都篇之委婉，均音調鏗鏘，微露唐詩端倪。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裏稱植的又贈丁儀王粲『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兩句，及王粲的七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兩句，爲『音律調韻，取高前式。』關於音律之調和，沈氏又解釋其原因說：『至於高言妙局，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他們當時實不知平仄，原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暗與理合，這就是指的自然的音律。在詩樂未分之前，其音律卽存在樂的中間。故鍾嶸詩品說：『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到詩樂既分之後，其音律僅能存在辭的中間。但建安詩歌皆可入樂，他們雖不會制定人工的音律，而對於天然的音節却是非常注意的。

六、刻劃　從前人寫詩，對於景物的刻劃都不盡致，到了建安詩人手裏，對於事事物物，始有極細膩極深刻的描寫。他們的文學藝術的最高表現，就在這一點。如曹操苦寒行的描寫北方山水荒

寒氣象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曹丕於玄武陂作的描寫夏景：

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蔭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羣鳥讙譁鳴。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

曹植贈丁儀的描寫秋景：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穫？

劉楨公讌詩的描寫月夜：

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

都是刻劃入微之作。實爲六朝寫景詩之先聲。再如曹植美女篇之寫衣飾的豔麗：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

白馬篇之寫游俠兒的技巧：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

也都是經過相當的陶鑄，用極細膩的筆寫出的。餘如曹丕丹霞蔽日行，釣竿行，芙蓉池作等之寫景，曹植名都篇之寫少年的能幹，及公宴侍太子坐等之寫景，也俱是成熟的作品，在藝術上都有其不朽的價值。

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建安詩人在藝術上的總成績。他們雖在修辭上用工夫，而表現在他們詩歌裏的作風，却並不怎樣過於富麗。元陳繹曾詩譜說：『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可知建安時代的詩歌，原是重在內容而不重在形式，他們之所以在辭采上用工夫者，全是爲了表現詩的內容才如此的。是以建安詩歌藝術的表現雖與以前不同，却絕沒有爲了炫耀形式而忘掉了詩

的生命的內質。它只是隨着自然的趨勢，依然沒有脫離『樸素』的階段；在藝術發展的進程上，它僅只跨到比『樸素』進一步的『以文被質』的階段。這是文學形式演變的自然之路，也是技術發展的必然法則。所以綺豔輕靡彩麗競繁的文學，必須經過兩晉的推沿，至六朝始能蔚然造成了唯美主義文學的最高潮。那末，建安詩歌之繼往開來，其在詩歌史上所佔地位的重要，於此更多得一層有力的保證了。

# 第三章　正始時代之詩壇

正始前後之詩壇概況及當時社會上藥和酒之盛行——曹叡何晏與左延年——竹林名士中的嵇康阮籍和劉伶——吳蜀詩人之消沉——繼建安享樂主義而起的玄談之風

## 一

正始是魏廢帝的年號，在詩歌史上，與建安同樣的重要。這個時代，起自魏明帝太和元年（二二七）至司馬炎改魏爲晉（二六五），共三十八年。故凡屬正始前後的詩人，都歸納在這個時期裏講。這個時代前期詩壇的盟主，當然要數明帝曹叡；他和他父祖一樣的愛好文學，並且也是一個提倡文學的人。文心雕龍時序篇說：

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館，何劉羣才，迭相照耀。

所謂『何劉』就是何晏，劉劭。那時比較出名的，還有一個左延年及後轟動一時的『竹林名士』，出詩壇上就更加熱鬧了。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說：

> 嵇康寓居河南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

因此，後人稱他們為『竹林七賢』或『竹林名士』。七賢之中，只有嵇康阮籍與劉伶，在詩歌史上佔有地位。他們的詩，已變建安時代的作風。劉勰說：

>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文心雕龍明詩篇

正始詩歌的浮淺不浮淺是另一個問題，單由這『詩雜仙心』一語看來，即足證明正始與建安的質的不同。晉書王衍傳說：

>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矣。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介之為用，無得

而貴矣。

於此，可以看出正始詩歌的內容，原是建築在老莊學說上，不過王弼不曾作什麼詩，何晏的作品也很少，所以初期的正始詩壇蒙玄學的影響還不十分大。及至『竹林七賢』，行爲更加放達，他們不計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一切，任性的疏狂自放，努力於打破禮法的運動。他們這種狂放的行動，超於物外的主張，自然是兩漢以來一般儒家們所維持的禮教的一個反動，當時的統治階級及儒家學說，雖對於舊日的禮法，還施以種種的保護與提倡，但已經受不住這般放蕩不羈的人物的毀壞；本來在建安時代就有曹操的倘『通脫』，孔融的唱『非孝』，到這時他們又有意的來從事打破禮法的運動，於是禮教的本身以及儒家的瑣碎禁忌的規律，就完全被時代潮流所毀壞了。這自然一方面是因佛教的輸入，給老莊思想以一個新的同感，一方面係因政治上的紛擾，不再需要像黨錮之禍以前的自命清流，固執成性的拘謹之士。所以正始詩人在思想上說，都是時代的叛逆，而尤以何晏嵇康阮籍劉伶爲最著。他們的言語與行動，處處和社會相抵觸。因之，和當時的當道者常鬧別扭，而弄到底自己都不得善終。何晏於二四九年爲司馬懿所殺，嵇康於二六二年爲司馬昭所殺，阮

籍雖未被殺，但他所受司馬氏的氣也儘夠受了。他們既生在那樣險惡的環境裏，是以除把精神寄託於詩之外，就反過來又把肉體沉醉在藥和酒的中間了。

所謂藥，是何晏吃開頭的。並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也叫『寒食散』的毒藥。這種藥雖起源於漢，但那時還不大有人吃，到了何晏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起來。以後跟着吃的人就很多，簡直成爲一時的風氣，以吃藥爲闊綽。五石散之基本成分，據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之一，金丹卷第四說：

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磁）石也。

這雖是一種毒藥，然吃得其法，也可轉弱爲强。吃時非常麻煩：才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等到藥的效驗顯露，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那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後，必須走路，名曰行散。走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冷時要少穿衣服，以冷水澆身，吃冷東西，喝熱酒；不然，穿衣多而吃熱物，那就非死不可。皮肉發燒之後，穿衣要寬大，宜舊不宜新。鞋襪也不能穿而穿屐，因爲預防皮膚易於磨破，所以才這樣。又因散發以後，不能肚餓，所以吃冷東西，並且要趕快吃，一天幾次都不可定；於是就影

響到晉時的『居喪無禮。』本來晉禮居喪，要瘦，不多吃飯，禁喝酒；可是吃了藥之後，爲生命計，不能顧全這些，所以只好大嚼，自然要變成『居喪無禮』了。這種風氣，原是由闊人名流倡之，一般人跟着學，於是社會上就贊稱這樣的人叫做名士派。

這名士派的最初首領，當然是何晏。那時和他同志的，還有王弼及夏侯玄兩個人，與他一樣的愛好吃藥。王弼二十幾歲就死了，夏侯玄後來也爲司馬懿所殺，在詩上都不曾留什麼成績。他們這種嗜好的流毒，和清末的鴉片相似，而且爲害更烈：如非深知藥性，會解救，往往藥性一發，稍不留意，卽會喪生，至少也要發狂或變成癡呆。這種服散的風氣，歷魏晉直到隋唐以後始漸漸沒有人吃，可見一種古怪的嗜好，眞是不可思議的。

同時何晏等吃藥之外，還有『竹林名士』的飲酒，也成爲一時的風氣。在建安時代，酒已成了曹氏父子及孔融等的嗜好，但還不十分厲害；到了竹林名士，他們便純粹以喝酒爲事。不過其中嵇康是喝酒而兼服藥，阮籍劉伶則是專喝酒的代表，而尤以劉伶喝酒的故事爲最有趣。晉書本傳說他：

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而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

還有世說新語卷五載阮氏兄弟和豬共同喝酒的故事，也很有趣：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可見當時喝酒的風氣，恐怕比吃藥還要甚。不過何晏嵇康阮籍等的吃藥喝酒，並不全由於他們的生性，大半倒是環境促成的。我們只須看司馬昭想給他兒子向阮籍求婚，而阮則一醉兩個月，終沒開口的機會就可知阮是借酒來搪塞的。並且那時司馬氏已想篡位，他們聲名很大，說話極不容易，於是只好吃藥喝酒，以避免無益的犧牲。因此，他們熱烈的內心始終還保存着，嵇阮雖縱酒，依然能寫出很好的詩篇來。但社會上一般的人不知道他們實在的內心，跟着學起了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徒增加了沒意思的空談和喝酒。這種行動，就影響到當時的政治上，弄得許多人無力辦事，

只會玩『空城計』毫無補於實際。因之，後人就捕風捉影的將『清談誤國』的原始之罪，輕輕地加在何晏嵇康和阮籍等的身上。

雖然他們的生活行動，或許給與後來社會上一部分的惡影響；但在詩壇上，他們那種坦率自然，放蕩不羈的作品，實繼建安之後，更扭轉了漢人腐朽的作風，而又來一個詩歌的活躍時期。他們的作風雖不同，而酣筆自放，不受羈勒的限制則一。在承前說，他們接受了建安詩人的高邁，在啓後說，他們又開闢了太康詩人底清雋的深厚的工力。

## 二

曹叡當皇帝時代，所謂與何晏『迭相照耀』的劉劭，不曾流傳什麼詩，現在我們無從考察。所可注意的，初期的正始詩壇。除左延年的樂府，何晏的諸詩外，而曹叡的樂府，也不容我們所忽視。

曹叡（二〇四——二三九）字元仲，幼時即有岐嶷之姿，曹操很喜歡他，常令在左右。他的生母，係甄夫人。公元二〇三年，曹操進軍破袁紹入鄴，納紹子熙妻甄氏匹曹丕。時曹丕年十七，甄氏年

二十二；翌年，卽生叡。二一九年，封武德侯。翌年，曹操卒，曹丕代漢卽帝位。二二二年，爲平原王，是年曹丕賜甄夫人死，葬於鄴。二二六年，丕病篤，立叡爲太子。丕卒，卽帝位，在位十三年卒。

他的詩，今存十一首，半爲四言，半爲五言，全是樂府。其中雜言的步出夏門行，內有四言句，風格殊特別。如『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霞蔽日，彩虹帶天，弱水潺潺，葉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間。』雖『乃眷西顧』一語襲詩經，但大部分非摹擬，而是獨創的了。他的五言樂府不很高明，如苦寒行之悼曹操，櫂歌行之敘征吳，傳統氣味都太重。種瓜篇是摹仿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的，也無一點特出處。只有長歌行，比較的算是他一首傑作：

> 靜夜不能寐，耳聽衆禽鳴。大城育狐兔，高墉多鳥聲。壞宇何寥廓，宿屋邪草生。中心感時物，撫劍下前庭。翔徉於階際，景星一何明。仰首觀靈宿，北辰奮休榮。哀彼失羣燕，喪偶獨煢煢。單心誰與侶？造房孰與成？徒然喟有和，悲慘傷人情。余情偏易感，懷往增憤盈。吐吟音不徹，泣涕沾羅纓。

由後四句看來，可知他也是個多愁善感的詩人。雖身爲皇帝，並沒帶多少他的階級的腐朽氣。批評

家拿他和操丕共推爲『魏之三祖，』以他在提攜正始初期詩壇的功績看來，實應居一席地位，並沒什麼過譽的地方。

何晏（一九○？——二四九）字平叔，南陽宛人（故城在今河南南陽縣境，）是一個思想家。因當時社會秩序的紊亂，對現實引起厭惡，於是爲自己飄忽無依的心靈得到一點安慰起見，便由古典主義的道德觀念裏轉變到老莊思想的清談上去。曹丕不很信任他，故黃初之際無所事任。魏志曹爽傳說：『南陽何晏鄧颺……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其實他的不見用，並不光爲他的浮華，而最大的原因，倒是爲了他的毀壞禮法。注引魏氏春秋云：『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想以神以自況至正始中，始爲曹爽賞識，官至侍中尙書。終因和曹爽的關係，爲司馬懿所殺。

他存詩二首，在量上算是最少的。一擬古，以浮萍自喻；一失題，以轉蓬爲戒，均懼禍思退之意。名士傳載『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

志。』詩如下：

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恐入網羅，憂禍一旦幷。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遙放志意，何為怵惕驚？——擬古

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茫茫四海涂，悠悠焉可彌。願為浮萍草，託身寄清池。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失題

後一首的末兩句，活畫出他的眞實的性格來。消極的抵抗與浪漫的色彩，是在無可維持的社會秩序之下，必然要出現的。

左延年，生卒里居不可考。晉書樂志僅載他在黃初中以新聲被寵。現存樂府兩篇。一從軍行，雖斷殘不全，却為唐代杜甫石壕吏所自出。如云『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門去，五婦皆懷身。』（下闕）又見初學記：『從軍何等樂，一驅乘雙駮。鞍馬照人白，龍驤自動作。』（下闕）立意不同，後一首恐非延年所作。一為秦女休行，是一篇敘事詩，描寫簡樸而事物如繪：

步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報仇。左執白楊刃，右據宛魯矛。仇家便東南，仆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詞：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詔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襦。明知殺人當死，兄言快快，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爲宗報仇死不疑。殺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羅列東向坐，女休悽悽曳梏前。兩徒夾我持刀——刀五尺餘。刀未下，朣朧擊鼓赦書下。

這大約是當時民間流行的一個故事。曹植鼙舞歌說：『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即指此。後來傅玄也做過一篇秦女休行，微有不同，其間已顯出了演變的迹象。樂府詩集引延年此作入雜曲歌辭，或者他是將民間流行的歌曲加以改削，使之入樂。總之，這種平淡的描寫在中國初期的敘事詩裏，是一篇稀有之作。

## 三

曹叡何晏等只是正始詩壇幼兒產期的收生者，要說它撫育教養的保姆，則必推竹林七賢。若

無七賢，卽無以造成正始詩壇的偉大。不過七賢中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四人，在詩歌上不會留什麼成績，劉伶也只流傳一篇五言詩；只有嵇康與阮籍，算是正始詩壇的台柱。尤其是阮籍，其造就直可與前乎他的曹植，後乎他的陶潛並駕而齊驅。

阮籍（二一〇——二六三）字嗣宗，爲瑀之子。晉書說他『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行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老莊。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可見他的性格是多麼的別扭。並且他還『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返。』有了他這種特性，無怪當時社會不能容他而他也要向社會加以抨擊呢。

在曹魏時代，他曾數次做官，均以病辭歸，而到司馬氏輔政，命他做官，他却不辭，這自然是他不敢得罪司馬氏。當他做大將軍從事中郎時，有司言有子殺母者，他說：『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在坐者多怪他說錯了話，司馬懿詰問道：『殺父天下之極惡，乃以爲可乎？』他答道：『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坐中咸服其論。這是他對待司馬氏的說話。一次司

馬昭欲爲其子炎求婚，他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這是他對待司馬氏的行動。可見他對晉無所求，處亂世生命最沒有保障的時候，只有喝酒是避禍的唯一辦法。他聽說步兵廚營人善釀酒，貯三百斛：於是求爲步兵校尉。他母親死時，他正圍棋不止，又飲酒二斗；及葬，也飲酒二斗，兩次都吐血數升。居母喪時，弔客來者，他大都作白眼，並散髮箕踞，直視不哭。惟嵇康來，則作青眼。因之一般禮法之士，疾之若仇。但他的行爲，自己也並不以爲對：他的侄兒咸，也好喝酒，和他同爲竹林名士。他的兒子渾也願加入時，他卻道不必加入，我家已有阿咸在，夠了。可見他的言論行動，純爲應付環境而已。後來他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所以得終其天年。年五十四，卒於家。

他的詩，今存八十餘首，當然以詠懷詩八十二首爲最著。八十二首全以五言出之，五言詩到了他的手裏，方才擴充到了極度。另據讀書敏求記說他還有四言詠懷十三首，但現在只存三首。他的詩深於寄托，向來的讀者多憾其用意深晦，不能一目了然。詩品說：『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怯言其志。』惟文選注說得明白，算是深能瞭解他：

> 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

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這樣，我們還是來看他自己的詠懷吧：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其一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其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其六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尙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其八

昔年十四五，志尙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

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蚩。——其十五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涙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其三二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其三三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其七九

沈德潛說：『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於中。』實在，他這八十二首詩，並不作於一時，內容也沒有一貫的思想，只是隨感隨寫；所以其中固然有很高妙的作品，令我們百讀不厭，却也有過於鄙質而寓教訓氣味太重的作品，是我們所不願同情的。

現在僅就上舉的幾首詩，我們很可以看出他的內心的悲哀。他感覺着寵祿不足恃，榮名也不

長，朝露一般的人生，怎樣才能安安穩穩的度過呢？於是他便想登太華山，與赤松子遊。這種出世思想，正是他的憤怒，他的痛罵統治階級，攻擊封建社會的入世行為所促成。詩品評他的詩說：『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情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誠然，藝術是表現人生的，人生如果充實，那自然所表現出來的藝術也充實，阮籍因為有他充實的生活經驗，所以表現於作品中的，不特逐處充滿着深邃的感情，而且還能將他的豪放闊達的胸襟，抒之於字裏行間，使我們讀着愈覺其高邁，愈覺其意深味濃。他的八十二首詠懷，實是古詩十九首以後之巨製。唐陳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李白古風五十九首，都曾摹仿它。其屬於第一流的作品，是無疑意的。

嵇康（二二三——二六二）字叔夜，譙國銍人（故城在今河南夏邑縣境。）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因避怨遷銍，銍有嵇山，家於其側，遂以為姓。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學不師受。博洽多聞，尤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嘗採藥入山，會其得意，忽焉忘反。至汲郡山中遇孫登，遂從之遊。性情激烈，遇事慷慨，與阮籍最相處，不好作官。東平呂安

服他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後爲兄所枉訴，並累及他。山濤嘗舉他去代自己爲選曹郎，他寫了一篇古今傳誦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大罵山濤一頓，說是不堪流俗。在當時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在該書中『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說法，後來他的死因即種於此。

但他與阮籍的性情畢竟不同，籍雖爲禮法之士所仇，却還有方法和手腕與他們相周旋。他則性情直悍，一不稱心，就破口大罵。起初他很窮，嘗激水圜一柳樹，與向秀共打鐵於樹下以自給。鍾會往訪他，他不睬，仍打鐵不輟。會很生氣，將走，他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是深憾之。景元三年（二六二），他因呂安之累人獄，會即譖於司馬昭，謂『宜因釁除之以淳風化』，遂遇害。當他受刑東市的時候，大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昭會皆弗許。他自知不免，乃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子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歲。

他是以四言詩著稱的，今存詩五十三首，其中樂府七首，徒詩四十六首。徒詩中一首爲騷體，十首爲六言，十首爲五言，二十五首爲四言。四言詩的生命，自詩經以後已中絕了，建安詩人雖想繼起，

但好的很少；到了他手裏，却不料又交了中興之運。如他的贈秀才入軍其十二云：『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隨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其十四云：『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和酒會七首之一：『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檝容裔。放櫂投竿，優遊卒歲。』均爲極清雋的作品。雖尚有摹仿詩經之處，但大部分却鎔鑄有楚辭的辭句在內，這是他和前人不同處。所謂『優遊卒歲』任性的返自然的思想，實給與後來田園詩祖陶潛以偉大的啓示。他這種思想的來源，當然是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在他的詩裏，提到老莊之處很多，如云：『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幽憤詩）『猗歟老莊，棲遲永年。』（酒會詩之四）種種例子，不一而足。故消極的出世思想，也就在他的詩裏流露出來。如遊仙詩：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靑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但他雖有意求仙，而深知致仙之道，須稟之自然。又著養生論，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於是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詩品評他的詩說：

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從上舉的詩裏，可以看出他的清遠的風格；至所謂『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者，當然是指他的幽憤詩而說。這篇詩本是他爲了呂安之累入獄後所作，故憤懣之氣溢於言外。在風格上說，是屬於峻切一類。詩長不具錄。此外他的六言詩也很特別，每首均爲四句，四句均入韻。如名與身孰親：『哀哉世俗狥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苦不寧！』名行顯患滋：『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臘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只有第二首唐虞世道治是例外。在思想上說，這則是他攻擊社會，輕視作官者的一貫主張。

劉伶（二一〇？——二七〇？）字伯倫，沛國人（故城在今江蘇銅山縣境。）家貧，好喝酒。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不妄交遊，與嵇阮遇，則欣然神解。不求聞達，了無著述，於酒德頌外，只有一篇五言的北芒客舍詩。酒德頌是一篇打破俗儒拘泥之習的有力文章，完全代表了他的

個性。他任意恣肆，放誕形骸於物外，實爲當時攻擊封建社會的陣容裏的一員健將。北芒客舍詩技巧雖古拙，但也頗足珍貴，有欣賞的價值：

泱漭望舒隱，黮黤玄夜陰。寒雞思天曙，擁翅吹長音。蚊蚋歸豐草，枯葉散蕭林。陳醴發頳顏，色歡暢真心。緼被終不曉，斯歎信難任。何以除斯歎？付之與瑟琴。長留譜中夕，聞此消胸襟。

他原是一個天才很高的人，因過於憎惡社會，致使他的熱情專向內陶化，一切都被他的澹默所吞沒；故在文學上，終久沒有什麽發展。

七賢中的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四人，沒留什麽詩篇，前面已經說過了。這個時期的詩人，除他們的團體之外，還有嵇康之兄嵇喜和阮侃郭遐周郭遐叔等人，都是嵇康的朋友，往來唱和頗盛，應該補叙在這里。

嵇喜（二二〇？——二八五？）字公穆。舉秀才，爲太僕宗正，遷揚州刺史。晉太康三年，又爲徐州刺史。阮侃，字德如，生卒不可考。與阮籍同族，但不知其行輩。有俊才，風儀雅致，飭以名理，官至河內太守。郭遐周與郭遐叔，生卒里居及事跡均不可考。他們都與嵇康交往，嵇喜有答嵇康詩四首，阮

說，有答嵇康二首，郭遐周有贈嵇康三首，郭遐叔有贈嵇康五首；在嵇康的集子裏，還有與兄詩，與阮德如詩，答二郭詩各若干首，可以看出他們朋友間的關係。

說到他們的作品，似皆平庸質實，無足稱述。惟在思想上，嵇喜殊特別，與嵇康阮籍均相反。如云：

列仙狥生命，松喬安足譽？——答嵇康之三

都邑可優遊，何必棲山原？——答嵇康之四

至阮侃與二郭之作，似均是對於嵇康放誕的行爲加以規勸。如：

恬和爲道基，老氏惡強粱。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刳腸。——阮侃答嵇康之二

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歲時易過歷，日月忽其除。勖哉乎嵇生，敬德在慎軀。——郭遐周贈嵇康之三

君子有交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跡，貴在等賢蹤。——郭遐叔贈嵇康之五

這些作品，都不高明。遐叔之作，前四首四言，末首五言；在形式上與嵇康贈秀才入軍十九首及酒會詩七首相同。阮侃的二首，一長至三十句，一長至三十八句，均一韻到底，派致極大。

## 四

在這里，還應一敘吳蜀的詩人。當時魏蜀吳三國鼎峙，在政治上差不多各不相下，這是誰也知道的。以地域來說，吳蜀雖比較狹小，但尙足與魏抗衡，而以詩壇來說，則實屬消沉之至。

吳詩人只有韋昭（二〇四——二七三）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故城在今江蘇丹陽境。）少好學，能屬文，仕孫吳官至中書僕射，爲孫皓所殺。所作吳鼓吹曲十二曲，以炎精缺擬漢之朱鷺，以漢之季擬漢之思悲翁，以攄武思擬漢之艾如張，以伐烏林擬漢之上之回，以秋風擬漢之擁離，以克皖城擬漢之戰城南，以關背德擬漢之巫山高，以通荊門擬漢之上陵，以章鴻德擬漢之將進酒，以從歷數擬漢之有所思，以承天命擬漢之芳樹，以玄化擬漢之上邪。這十二曲與繆襲魏鼓吹曲十二曲，同樣的不高明。只有秋風一曲，還比較的可讀：

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鳩鳥化爲鷹。邊垂飛羽檄，寇賊侵界疆。跨馬披介胄，慷慨懷悲傷！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窮達固有分，志士思立功。思立功，邀之戰場，自逸獲高賞，身沒有遺封。

古今樂錄說：『秋風者，言孫權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也。』其餘均以稱頌孫氏功德爲主，只是廟堂之樂，在詩史上無價値之可言。

此外還有張純有賦席一首，張儼有賦犬一首，朱異有賦弩一首，均爲四言，每首均四句。他們三人都生於吳郡，童時頗有聲譽，嘗同往朱據家求見。據想試他們的才學，命一題，使立就。所以他們的作品，平衍拙劣，殊無足稱。

蜀詩人和吳一樣的缺乏，也只有諸葛亮和秦宓二人，如寥落的晨星，聊以點綴在蜀之詩壇上。

諸葛亮（一八〇——二三四）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故城在今山東南部。）父珪，早卒。乃從叔父玄往依劉表於荊州，玄卒後，他乃家於南陽之鄧縣。去襄陽城二十里，號曰『隆中。』劉備知他才學非凡，乃三次往顧，後終從備定蜀，封武鄉侯，領益州牧。蜀建興十二年（二三四）伐魏，出斜谷，

其年八月病卒，年五十四歲。

當他未遇時，常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現傳一首，辭如下：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害，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

這只是一首平常的詠史詩。他雖是個有手腕的政治家，散文也寫得不錯，而於詩卻不見特長。或者是他一生戎馬，將滿腔熱血盡付與定蜀代魏的偉業上，無暇來從事逐文琢句之歌詠吧。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故城在今四川緜竹縣境）。劉備平蜀，以爲從事祭酒，後爲大司農。有辯才，諸葛亮很器重他，稱爲益州學士。他有遠遊一首，立意深遠，實爲一篇關心社會問題之作：

遠遊何所見？所見邈難紀：巖穴非我鄰，林麓無知己。虎則豹之兄，鷹則鷂之弟。困獸走環岡，飛鳥驚巢起。猛氣何咆厲？陰風起千里！遠遊長太息，太息遠遊子。

於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戰爭連年，田園荒蕪，比屋邱墟，禽獸逐人之慘況，是如何的可怖了。這眞是那時社會史上的絕好資料！

## 五

誰也知道漢朝的腐儒是守一經專一師的，他們往往爲印證己說起見，不惜以卑劣的手段去託古改制，造出許多荒誕不經的謬說和僞籍，將那時的思想界鬧得烏煙瘴氣紛亂得不堪言狀。到了東漢，王充開始了對於古書的懷疑問難之風，極力排斥儒家虛妄，提倡道家的自然主義，研求眞理，才算打破了儒家迂狹可笑的觀念。這種流風所及，思想界爲之一變，漢魏之際的仲長統孔融禰衡等的玩世不恭，狂放恣肆的言行，實在就是受了王充所提倡的自然主義的影響。到後來王何嵇阮等提倡的玄談之風，也就是直接以此種思想爲出發點。

由東漢表彰氣節以後，以『清議』登庸學士文人，簡直成了風氣。『孝廉』之類，便是文人們出身的路階。這種清議的結果，趨於矯激標榜，不務實際，於是就起了反動。曹操雖也由『孝廉』出身，到了他主政的時候，而就獎拔跅弛之士，並發『以盜嫂受金爲無害於才』的言論，且再三下令，徵求天下負有汚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們，以資擇用。他這種反動，

可說給東漢以來用以臧否人物的『淸議』完全摧毀，故他提倡尙通脫，廢除固執，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以後，儒家以外的思想遂源源而入。又値當時喪亂頻仍，人民厭苦，道家虛無的信仰漸漸興起，儒家迂腐的學說結果大衰。印度的佛教哲學也恰於這時傳入了中土。王何等就在這學術界極自由的空氣下，打起了玄談的旗幟，專以談名理，講老莊爲業；淸談之風，於是乎養成。

三世紀初，王弼何晏等專門祖述老莊，一翻前人拘泥之說以後，玄談之風，盛極一時。接着竹林七賢出，更乘風潑油，愈煽愈烈。何晏著老子道德論及無爲無名之論，闡明『無』者，無往而不成。王弼著難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論，主張純任天眞，復歸自然。嵇康著養生論，主張善養生者，應當『淸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阮籍著大人先生傳，劉伶著酒德頌，均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總之，他們是絕對尊崇老莊；競尙淸靜無爲，思想自由，態度放誕，平日生活極浪漫之能事。淸談之助，是喝酒，下棋，和一切琴歌之技，而尤以喝酒爲特甚。喝酒時大抵是不穿衣服，帽也不戴。他們是不承認一切傳統的道理的。一

次，有客見劉伶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說：『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衣褌，諸君何爲自入我褌中？』阮籍則更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他在大人先生傳裏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以爲天地神仙都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不足信，一切都是虛無，結果便造成了他們同一消極的悲觀的人生觀。

據晉書所載，嵇康阮籍等以樂天知命，放浪形骸爲務外，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畢卓，王尼，羊曼，光逸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光逸嘗避難渡江，往依輔之。輔之與謝鯤，畢卓，阮放，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擬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在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道：『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逸字）也。』遽呼入，遂與飲，不分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同時還有王衍，樂廣，尤以一時重望，爲一般任達者的領袖。王澄，王敦，庾敳和胡母輔之俱爲衍所昵，號曰『四友』。他們相率爲無涯岸之言，驚俗高世之行，彼此品鑑，互相標榜。其餘世俗之事，概置不問，飄然有世外之概。於是略有才情的人，便都想做名士，發狂似地跟着學。結果，遂演至空談無聊，廢時失業。所以當時一部分守法拘禮的人們就起來反對，肆意攻擊。最著者裴頠，

罵『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仿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論反駁虛無之說，主張『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如『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這種主張雖給與崇尚老莊者以一打擊，然仍是我行我素，終不稍改，玄談之風已成，一般反對者豈能爲力？影響所及，社會上的人，竟終日手提麈尾，圍坐立談，或宣揚名理，或臧否人物，以爲風雅，於是有『學不出於老莊』之言。這麼一來，所謂憂世之士，眼瞪着奈何他們不得，也只有痛罵玄談的首倡者『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浮於桀紂』了。

在社會上，或者王何輩所倡的玄談之風，有一部分不良影響，然以晉之南渡，全歸罪於他們，這話就未免過於刻酷。同時在學術上，却被他們開一新紀元。那時北族南侵，中原淪陷，人民處於喪亂流離之中，原有的思想界自然要受打擊，而產生消極與悲觀的思想。因此，任性自適的自然主義，便一變而爲企慕神仙的出世主義。恰好印度的佛經又於這時大量的翻譯過來，並且天竺胡僧到中國來的很多，中國的佛教徒往印度去的也前後相繼。這樣，就影響了當時的思想界，而佛學的宇宙

觀，也恰好與自然主義相合，於是崇尚老莊者就漸漸改趨於佛學，學術思想又因此爲之一變。我們再看那時玄談圈內的名士，以任情爲放達，視人世如塵垢，他們這種厭世思想，不管是積極主義的超脫，或消極主義的頹廢，都已非老莊思想的本來面目，而已參雜佛教小乘之道在內了。

最後，我們要問那時玄談之風，何以會愈煽愈烈？這自然有它的歷史的社會根據。前面說過了，那時北族南侵，中原淪陷，而晉室恰因藩鎮跋扈，悍將搆亂，不惟恢復中原無力，簡直還岌岌不足以自保；一般急進之士失望之餘，就只好將滿腔心事寄托在清談之上了。這原是社會環境逼迫而成，那麼，我們也就不能以國家崩壞的罪慘全請他們來担負了。比如現在文壇上一部分人提倡幽默，原是因國事不準談，風月不屑談，他們爲發發牢騷，才不得不以滑稽諷刺爲能事。我們要罵他們『幽默』誤國，他們是不甘承認的。所以正始以後的玄談之風，是和建安時代的悲觀的享樂主義，一樣的有它的歷史的背景，一樣的有它的社會意識做根據。

# 第四章　太康時代之詩壇

太康時代詩人之繼起——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同時代的二傅及其他小詩人之羣——藝術上的天然美漸趨於人工美

一

公元二六三年司馬炎遣鍾會滅蜀二六五年卽受魏禪二八〇年又滅了吳，於是紛亂了百餘年之局面，復歸統一。但他死了剛剛十年，就有『八王之亂』起，接着又來了『五胡之亂』。所以晉只統一了三十餘年，北中國便大亂了；以後終東晉之季不曾平定下去。而在晉初期統一的三四十年裏，社會秩序也不曾安定過，故太康時代之詩歌，和建安時代一樣的不曾脫離了亂離的背景。

那時政局不斷地變動，文人也多被殺害，司馬氏諸帝又沒有曹氏父子那樣的愛好文學，而五

言詩的成就，竟漸漸達於最高點，這實在是秦漢時代久已蟄伏的詩思，經過了建安正始諸詩人的喚醒，便一發而不可復收了。這個時期作者之衆，更遠超過了建安與正始時代。鍾嶸說：

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詩品

不特他們八人担負了斯文之不墜，那時詩壇上的作者，還有許多相望而出。劉勰說：

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淸英，流韻綺靡。——文心雕龍時序篇

於此，我們可以看出太康詩壇上的作家，是怎樣地踴躍了。然就他們的作品來說，左思實獨標機杼，其次張協，陸機，潘岳，也比較的值得注意。而當時最負勝名的，却是陸潘。要以他們與建安詩人相比，則似稍遜。蓋建安詩歌產生於患難流離之際，多主造意，到了太康，一派文人承辭賦派的餘緒，並接受了曹植所造規律的遺響，便逐漸傾向駢儷的體裁，雖然在內容上他們表現着極端浪漫的憂憤，而在形式上注重造詞，却是不可掩飾的事實。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

自姸，此其大略也。

這種輕綺的作風，自然是由當時的社會環境所促成。其中演變的詳情，容後詳述。

另外使我們注意的，太康詩人還有一共同之點，就是以消極的態度處世。晉人尙老莊，好清談，文人當然受其影響，所以他們對於忽而而逝的人生都曾發過嗟歎，而遊仙詩更爲特別盛行。陸機有『人壽幾何』（短歌行）之歎，陸雲有『道好莊毗』（失題）之自白。張華曾說：『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蹉跎。』（輕薄篇）張載也說：『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七哀詩）張協更說：『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雜詩之二）潘岳是以悼亡詩著稱的，不用說是一個哀傷者。左思呢？他在詠史之二裏告訴我們：『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又在雜詩裏哀傷着：『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慨慷。』這樣看來，所有太康詩人，差不多是完全落在消極的悲觀的思海裏了。這不用說，當然也有他們各個人的社會背景在。

## 二

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無疑的是太康詩壇上的主要脚色。三張者，張華，張載，張協；二陸者，陸機，陸雲；兩潘者，潘岳，潘尼；一左者，左思。然也有以張亢代張華而稱爲『三張』的，不過張亢沒有什麼詩的作品，置之『三張』中，實在是濫竽充數，所以我們也就將他撇開不談。

張華（二三二——三〇〇）字茂先，范陽方城人（故城在今河北北平境）。少孤貧，以牧羊爲生。然勤於學業，善屬文。辭藻溫麗。同郡盧欽見而奇之。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嘗作鷦鷯賦，爲阮籍所歎賞。初鮮于嗣薦他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著作佐郎，遷長史，兼中書郎。晉武帝受禪，拜他爲黃門侍郎，封關內侯。伐吳，他以爲必克，功果成，封廣武侯。惠帝即位，以他爲太子少傅。後以誅楚王首謀有功，進爲侍中中書監。盡忠匡輔，加封爲壯武郡公。晉室吏治及儀禮憲章，皆爲他所損益；詔誥皆是他所草定。家藏奇籍秘書器物等甚多，以故博物多識，世無倫比。永康元年（三〇〇）趙王倫及孫秀將廢賈后，欲使他附己以起事，他不從，遂以此遇害，年六十九。

他一生官運亨通，故在他的詩裏處處表現其自得之意。今存詩三十二首，以情詩五首爲最著。第二、第五、二首，尤爲其中代表：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床。居歡惜夜促，在戚怨宵長。撫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離別，安知慕儔侶？

還有他的雜詩中有云：

朱火清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遙夕，寤言莫予應。——其一

逍遙遊春宮，容與綠池阿。白蘋開素葉，朱草茂丹華。微風搖茝若，增波動芰荷。——其二

都是寫景的比較好的例子。詩品評他『其體華豔，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大概即指此。他另有門有車馬客行一篇，寫一個久別重逢的同鄉，詞句淺顯，殊足珍惜：

門有車馬客，問君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是舊鄰里。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清晨相訪慰，日暮不能已。詞端竟未究，忽唱分塗始。前悲尚未弭，後變方復起。

這種寫實的體裁，而以懇切坦白之詞出之，在他的作品中，實是稀有的。又有四言的勵志詩，過去很爲人所稱道，然我們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却也只是一首典策堂皇的古典主義的作品。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故城在今河北安平縣境。）史書對於他的生卒年歲沒有記載。太康初，曾入蜀省父，作劍閣銘，爲益州刺史張敏所奇，上表武帝，奉命刻石於劍閣，因以知名。起家著作郎，累遷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賦性閑雅，長於文而短於詩。因見世事方亂，棄官家居。所以在他的作品裏，處處表現着目擊當時社會之紊亂，感極而生的悲觀心理。在七哀詩之一裏，他敍述了皇室的陵墓，因喪亂被賊盜所掘，『珍寶見剽虜』之後，『園寢化爲墟』。在七哀詩之二裏就說：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栢陰。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

在登白兔樓的末尾說：

人生苟安樂，玆士聊可娛。

招隱詩的末尾又說：

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

這種頹廢消極的原因，自然是因他『因見世事方亂』而起。至他的擬四愁詩，前人雖很稱贊，然較之張衡原作，却自慚形穢多了。

張協（二六五？——三一五？）字景陽，爲載之弟。少有儁才。與兄載弟亢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令。又爲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淸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以屬詠自娛。所以在他的作品裏，也和張載一樣的表現着當時社會因戰爭而造成的荒涼景象：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雜詩之一

因之，他灰心於世間的一切，就屏居草澤，惟順自然以逍遙：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壠雊，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眞尙無爲，道勝貴陸沉。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雜詩之九

他的天才很高，爲他們弟兄中之特出者。詩品列之上品，並評說『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辭彩葱倩，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所作今存者，惜僅雜詩十首，詠史一首，遊仙詩半首而已。

陸機（二六一——三〇三）字士衡，吳郡人（故城在今江蘇吳縣境）。祖遜爲吳丞相，父抗爲吳大司馬。少有奇才，領父兵爲牙門將。吳亡，退居舊里，閉門勤學。辨亡論及文賦即作於此時。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張華深賞其才華，稱爲『二俊』。太傅楊駿辟爲祭酒，吳王晏以爲郎中令，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及倫敗，被收，後減死徙邊，復遇赦。成都王穎又以他參大將軍軍事，爲平原內史。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他爲後將軍，河北大督都，督兵二十餘萬。因戰敗，宦人孟玖和將軍牽秀共譖他有

異志，穎遂使秀將他秘密殺了，年四十三。

他的詩，今存一百零四首，在量上說，是太康詩人中最多的。張華嘗稱他：『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詩品也稱他『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尙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惟其尙規矩，所以結果他的作品徒有形式，缺乏西京以來的空靈矯健之氣。沈德潛曾痛責他詞旨敷淺，但工塗澤，專趨排偶，開梁陳唯美文學之濫觴。這在修辭上觀察，誠然沒冤屈他。而『塗澤』『排偶』的例子，在他的作品裏可謂俯拾卽是。但我們不能以此駡他造下了文學上的錯繆，實在就中國的語言文字說，當時卽使沒有他出來，駢偶之風也是早晚要形成的，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在另一方面，過去的人都不曾注意，他的赴洛道中作，實爲行旅紀遊之開端。如：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巓。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其一

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高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

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其二

這種詩，在寫景上說實啓陶潛寫田園，六朝詩人描繪山水之風。在抒情上說，亦正是他國亡後流離顛沛的自身的寫照。至他的樂府詩，從軍行，苦寒行等，雖以遣成之苦爲體材，但寫得並不見怎樣深刻。擬古詩十餘首固然有幾首情態畢肖，可是情感多爲藻飾所掩。又爲人盛稱的爲顧彥先贈婦二首，也只是泛泛的描寫，並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地方。

陸雲（二六二——三〇三）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年十六，隨機入洛。刺史周浚召爲從事公府掾，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後拜吳王晏郎中令。成都王穎表爲淸河內史，屢以正言忤旨。機被殺，雲亦遭害。並有弟耽爲東平祭酒，也在同時被收戮。故孫惠與朱誕書云：『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他們雖環境相同，遭逢無異，但在作品上，却遠不如機。雲現存詩二十四篇，十八篇爲四言，盡屬歌功頌德之作。五言方面，惟答張士然立意與機的赴洛道中作相同：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修路無窮跡，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歎息雖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道表現出來的，當然是他與機相同的家國之感。此外，他的爲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頗佳妙。茲舉其一，以概其餘：

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譬彼飛與沉。目想清慧姿，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寤言撫空襟。彼美同懷子，非爾誰爲心！

詩品說：『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惟在文藻方面，雲則殊不如機工力之深厚。

潘岳（二四〇？——三〇〇）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故城在今河南中牟縣境。）美姿儀，嘗出洛陽道，婦人遇之，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載而歸。初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才名冠世，爲衆所嫉。栖遲十年，始出爲河陽令。後楊駿引爲太傅主簿，累官著作郎，轉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性輕躁，少時惡孫秀，數撻辱之，秀甚銜忿。及秀爲趙王倫中書令，遂誣他與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事被收。石崇已送在市，他後到，崇說：『安仁！卿亦復爾耶？』他答道：『可謂白首同所歸。』遂被殺，夷三族。時在永康元年（三〇〇）也。

我們知道他『美姿儀，』是一個漂亮哥兒。同時他還與夏侯湛相友善，湛也是當時的一個美男子。他倆『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他既生了一付漂亮面孔，復有文學天才，所謂風流文采，眞算兼而有之了。況且他官運亨通，環境舒適，在富貴榮華的生活條件下，自然要花天酒地的享樂了。所以在他現存的十八首詩裏，除了清綺的辭藻和悽惋的情調外，是不會有激昂慷慨之氣的。如他的內顧詩，悼亡詩，關中，爲賈謐贈陸機等，都屬於此一類。像內顧詩之二云：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綿邈寄絕域，眷戀想平素。爾情既來追，我心亦還顧。形體隔不達，精爽交中路。

像悼亡詩之一云：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

自屬情深意濃之作。另外他的河陽縣作，在懷縣作二詩，又屬於紀述遊踪的一類。如云：

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河陽縣作

之一

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飆自遠集，輕襟隨風吹。——在懷縣作

之一

這種寫景的作品，自然是二陸的同道了。後來謝靈運之歌詠山水，實受此影響不小。謝混說：『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實在，無論在寫景抒情任何方面，他都可承當此語而無愧！

潘尼，字正叔，少與從父岳，俱以文章知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年乃出仕。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出爲宛令，入補尙書郎，俄轉著作郎。齊王冏起義兵，引爲參軍，與謀事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三〇五），爲中書令。永嘉（三〇七——三一二）中，遷太常卿。不久，攜家屬東歸，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而其生卒年月則不可考。

他的生活環境既沒什麼特別處，故他的詩也多爲應酬及贈答之作，殊少生氣。今存者二十四首。鍾嶸盛稱他的迎大駕一詩，所謂『正叔綠繁之良，雖不具美，而文采高麗，也蛇龍片甲，鳳凰一毛。』

但依我看來，這詩做作愈甚，實無一點特長，遠不如他的送盧景宣詩一首，還比較的來得自然些：

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悲傷？生離情獨哀！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洒淚隨襟頹。九重不常鍵，閶闔有時開。愧無紵衣獻，貽言取諸懷。

左思（二五〇？——三〇五？）字太冲，齊國臨淄人（故城在今山東臨淄縣境。）貌寢口訥，不善交遊。博學能文，辭藻壯麗。初作齊都賦，一年乃成。會妹芬入宮，乃移家京師。又擬賦三都，親訪著作郎張載問岷邛之事；復以所見不廣，求為秘書郎。於是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記。時人頗不相信他能為此事，陸機與弟雲書說：『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費了十年之後，三都賦終久作成，居然有太子中庶子皇甫謐作序，張載與劉逵作注，衞瓘又作略解。張華見了，也歎為『班張之流。』有了這些名人的揄揚，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陸機本欲作此賦，至此遂歎服輟筆。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後，退居宜春里。齊王冏徵為記室，以病辭不就。太安中，張方大掠洛中，他遂遷家冀州，數歲，疾終於家。

他雖以三都賦而出名，但那種作品，在現在看來，徒事用典，鋪陳堆砌，簡直和類書一樣，在文學

上是沒有什麼價值的。要說他的不朽之作，當然是他詩歌方面的成就。今存詩十四首，以詠史八首，招隱二首爲最著。所作挺拔勁遒，雄健駿邁，實太康詩壇上第一個有骨力者。如：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詠史之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欻來遊。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詠史之五

這雖名爲詠『史』，其實與阮籍的詠『懷』相同。因爲他所詠者並非一人一事，只是借歷史上的人物以抒己懷而已。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二句，可以窺見他風姿的高逸，眞是心雄萬夫，氣吞宇宙了。

其外招隱雜詩，與詠史類似，風格亦甚倔傲，我們不必多說。四言的悼離贈妹詩二首，以其妹芬將去宮而作，故辭雖哀惋，而所敘亦很平常。另外有一篇嬌女詩，過去的人不甚注意，然却是一篇絕

妙的白話詩。詩中寫兩個女兒，一紈素，一蕙芳，採用方言頗多，刻劃極爲盡致。他先叙兩個女兒的形態及性格：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掃迹。濃朱衍丹唇，黃吻爛漫赤。……其姊字蕙芳，面目粲如畫。輕粧喜樓邊，臨鏡忘紡績。舉觶臨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眉目間，劇兼機杼役。

然後結尾說：

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這在駢偶化了的太康詩壇上，真要算是一首特出的作品了。上引「面目粲如畫」的「粲」字，丁福保註說：『粲字說文玉篇皆不載，似非梁以前字，疑當作粲。然宋刻玉臺如是，姑存俟考。』「舉觶臨京兆」句下又註云：『舉觶二字未詳，吳顯令註謂當作舉觚。然觚亦非畫眉物也。臨或作擬。』這大概是當時的俗字或土語，可見他民歌化之深。

詩品評他說：『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嘗言，左太冲

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沈德潛反對這種說法，他說：『鍾嶸評左詩，謂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曠，而筆力又復雄邁。陶冶漢魏，自製偉詞。故是一代作手，豈潘陸輩所能比埒！』沈氏之賞識左氏者，純是因他胸次高曠，筆力雄邁，一變太康綺靡之音。這種觀察很有見地，以其豪邁不羣之氣概言，在當時實無其匹，無怪王士禎將他和劉琨郭璞對比，稱爲晉詩三傑了。

以上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等八個詩人，都因各自的社會環境不同，作品的表現亦不盡相似。三張中以協爲首，二陸是雲不如機，兩潘是尼不如岳，左則獨標異彩，執其羣中的牛耳。要之，他們直接或間接繼承了正始以來的浪漫思潮，思想依然是頹廢，加以生活的優越，於是在作品之外緣上就趨於文藻之修飾，這固然是六朝艷文學的濫觴，而在五言詩的完成上來說，太康詩人的努力，實是不可埋沒的。

## 一

太康詩人除上述者外，據丁福保所搜集的，尚有五十餘人。其中固然不重要的居多，然亦有比

較可述的，傅氏父子即其著者。所以在這里我們除補述傅氏父子外，再選其他比較可注意者，分述幾位於下：

傅玄（二一七——二七八）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故城在今陝西耀縣境。）少孤貧，博學善屬文。州舉秀才，除郎中，遷入著作，撰集魏書。武帝爲晉王時，以他爲散騎常侍。及即位，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並爲諫官。俄遷侍中，以事免官。二六八年以後，爲御史中丞。翌年，遷太僕，轉司隸校尉，復以免官卒於家，年六十二，謚曰剛。今存詩六十四首。按他的時代說，早在陸潘以前；就作品說，也並不亞於陸潘。鍾嶸說他不及張載，未免有點近於蔑視了。

他性情剛直，不能容人，爲諫官時，貴游慴伏，台閣生風。雜詩三首，就整個地表現出他的「剛勁」的性格來。如其一云：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雁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靑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昻。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這首詩，實可與陸潘輩相抗而無愧。但他更長於樂府，在樂府上的成績，實在比太康任何詩人都高。其中言情方面，則又秀麗可愛。雜言的，如：

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雜言

白雲翩翩翔天庭，流景彷彿非君形。白雲飄飄，捨我高翔。青雲徘徊，爲我愁腸。——雲歌

車遙遙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入西秦，願爲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所願。——車遙遙篇

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昔君與我兮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昔思君

後一首則和四言的短歌行的後半措詞相同，而短歌行的雄健却又過之。如：

昔君視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棄我溝渠！昔君與我，如形與影；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與我，兩心相結；何意今日，忽然兩絕！

五言的，也有西長安行：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橙雙珠環。何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聞君，更有兮異心。香亦不可燒，環亦不可沉。香燒日有歇，環沉日自深。

這詩雖出自古樂府有所思，但亦自有其意境。他生平雖遭過兩次免官，却都是晚年的事；在中年時他是一個幸運兒故有閑情逸致來談情說愛。另外他還有一篇秦女休行，是一篇敘事詩，頗有白話的成分。取材是與左延年的秦女休行為同一的民間流傳的故事，但其中已竟經過許多的演變了：

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強。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為寸傷。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為之異處，伏尸列肆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上干雲霓，仇黨失守為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慷。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以(已)分裂，雖死情益揚。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榮。今我作歌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從後幾句裏，又無意的表現出他的剛直的性格。他與左延年相去也不過三四十年，而這故事已有了顯著的演變：秦氏之女變成龐氏之婦了；被關吏呵問的，變成到縣門自首了；丞卿羅列訊問的變成縣令解印綬和刑部垂頭塞耳了；臨刑刀未下遇赦的，變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了。總之，當時民間流行的秦女休的故事大概是很廣；左延年所取的材料大致根據初期民間的流傳，到了傅氏所取已成『義聲馳雍涼』後期的普遍的流傳了。故他們二人所詠故事的『母題』雖未變，而情節已大同小異。這是民間故事流傳的自然趨勢。（從胡適說）

傅咸（二三九——三〇三）字長虞，玄之子。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病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仙甫之志，善屬文，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嘗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舉孝廉，拜太子洗馬，襲父爵，官至司隸校尉。今存詩二十一首。所作七經詩，今傳者凡六經，與尚書同僚詩諸作，大都類似碑銘，無眞正的詩意。五言方面也只斷殘的愁霖詩：

舉足沒泥濘，市道無行車。蘭桂賤朽腐，柴粟貴明珠。

和贈何劭王濟一詩內的：

枯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

八句，算是比較的質樸無華，不同於時流。其餘殊無足取。

何劭（？——三〇一）字敬祖，陳國陽夏人（故城在今河南太康縣境。）司空曾之子。武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永康中，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爲太宰。永寧元年（三〇一）卒，襲封朗陵郡公。謚曰康。何義門稱他的遊仙詩爲遊仙正體，郭璞的遊仙詩爲遊仙變體，因爲他的純爲企慕神仙而作，郭的則又屬於詠懷一類。今存詩四首，惟遊仙詩爲佳：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抗跡遺萬里，豈樂生民樂。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綿邈。

另外雜詩一首，亦同此意。那時陸機張協等都有關於遊仙之作，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思想上玄學之風靡。

程曉（二二〇？——二六四？）字季明，爲昱之孫。嘉平中爲黃門侍郎，遷汝南太守。今存

詩三首。他是傅玄的朋友，常相贈答。其嘲熱客一詩，多用俚語白話，比左思傅玄還要大胆。題既名曰『嘲，』當然裏面含有不少詼諧的成分。在駢偶化統制的太康詩壇上，這首嘲熱客，實是一篇特殊的作品：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須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喈唅一何多！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搖扇髀中疾，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一大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張翰（二五八？——三一九？）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放縱不拘，時人稱爲江東步兵。或云：『君可縱適於一時，何不計身後名？』他答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蒓羹鱸魚膾，歎道：『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因作思吳江歌，命駕而返：

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

他歸吳不久，齊王即敗。他又與顧彥先爲友，彥先喜彈琴，及死，家人以琴置靈床上，他往弔，登床，鼓琴

數曲，撫琴云：『顧彥先！頗復賞此音否？』說畢大慟，不與孝子告辭而別。由上數事看來，可知他原是竹林七賢一流人物。今存詩六首，無題二首頗有白描風味：

　　東鄰有一樹，三紀栽可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竦。朝禽不爲巢，短翮莫肯任。

　　忽有一飛鳥，五色雜英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摇羽翼，百鳥互相和。

石崇（二四九——三〇〇）字季倫，渤海人（故城在今河北東南部）年二十餘，爲城陽太守。後累官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使客航海致富，置金谷別業在河陽。他曾自敍說：『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思歸引序）因爲他有這樣美好的休息之所，所以當他作官時常有思歸之歎。當時以豪富雄長於儕輩，與王愷之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家有愛妓綠珠，貌美善舞。本南海梁氏女，他以珠三斛易之，故名綠珠。大將軍孫秀橫甚，欲之，求於他，他不許。因對綠珠說：『我爲爾得罪。』珠泣道：『當效死於君前。』遂投金谷樓下死。秀怒，譖於趙王倫，將他殺了，並族其家。

他以富豪頗爲人所羨，以是他家的金谷園也變成了詩人集合之地，而他自己也儼然成爲一時文士的中心。善於詩，今存八首。過去的人都盛稱他的王明君辭，但我以爲這只是一首很平常的詠史之作，遠不如當他『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時而作的思歸引和思歸歎。如：

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整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彷徨，雁驚泝波羣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思歸引

秋風厲兮鴻雁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枝竦，百草零落兮覆邱隴。時光逝兮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自愍。廓羈旅兮滯野都，願御北風兮忽歸徂！——思歸歎

這種歸而享樂的想念，恰好和張翰的如出一轍。當時老莊消極主義的頹廢思想的控制人心，於此益見。

歐陽建（？——三〇〇）字堅石，渤海人，石崇之甥。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擾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及趙王倫殺崇，建及母妻無少長均同時遇害。他今傳四言五言詩各一首，臨終詩最爲人所稱述。其末段尤復情眞意切，讀之酸鼻：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憐女，惻惻心中酸。二子棄若遺，念皆遘凶殘。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汍瀾！

上述七人，即爲鍾嶸所稱「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外，比較稍爲我們注意者，另外還有以「朔風之句」出名的王讚，以「零雨之章」出名的孫楚，我們亦不應忽略。讚字正長，義陽人（故城在今河南信陽縣南）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今存詩四首。朔風之句即雜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楚（？——二九三）字子荊，太原中都人（故城在今山西平遙縣西北。）少負才氣，多所凌傲。初爲石苞驃騎將軍，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構隙，湮廢積年。後扶風王駿起爲征西參軍。惠帝初（二九〇）拜馮翊太守，卒。他的詩多雜玄語，讀之飄飄然有仙意。今存詩六首，三首爲斷句。零雨之章即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夭。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繞。天地爲我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誡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

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耆吳。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至於以補亡詩出名的束皙，與潘岳合稱「聯璧」的夏侯湛，和傅玄三張並稱的應貞，孫楚，成公對舉的成公綏，作文章流別志論的摯虞；以及荀勗，薛瑩，裴秀，王濬，賈充，棗據，棗嵩，杜育，司馬彪，王濟，王浚，李密，皇甫謐，鄭豐，孫拯，夏靖，董京，曹嘉，曹攄，棗腆，嵇紹，嵇含，阮脩，閭丘中，周處，郭泰機，辛曠等，都是很僥倖的流傳了數首或一半首作品。雖然裏面間或還有辭采艷麗的，但俱無關宏旨，所以都略去不談。最後只再將此時代之兩位女詩人，左芬與蘇伯玉妻，借這里講一講：

左思之妹芬，少好學，善綴文。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二七二）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愁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淸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他的作品存於今者，有辭賦頌贊二十三篇，但那都是輝煌典麗的貴族文學，我們不要管它。詩今存者，只四言的啄木詩和五言的答兄感離詩二首而已。茲錄後一首於下：

自我離膝下，倏忽逾載期。邈邈情彌遠，再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彈離詞，彷彿想容儀，歔

欲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詩書。何以訴厥苦，告情於文辭。

這卽是答思集中的悼離贈妹之作。文辭質樸，尙屬眞情之流露。

蘇伯玉妻的盤中詩，是一首很特殊的三言體。三言詩古來作者就很少，在漢代偶或見之，太康詩壇上只有這一首；倘若再勉強的去尋找，而石崇的思歸引則近似。蘇伯玉被使在蜀，久而不歸。其妻居長安，思念之，因作此詩；寫於盤中，屈曲成文，名盤中詩。讀法是『當從中央周四角』，體裁似近於遊戲，然殊無害其完美的情意。今將此詩分段寫於下面：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稀。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

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歎息，當語誰？

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君忘妾，天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

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

姓爲蘇，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

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或作速）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
智不（或作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

鍾伯敬詩歸說：『盤中詩眞婦人語。』沈德潛古詩源說：『此詩似歌謠，似樂府，雜亂成文，而用意忠厚，千秋絕調。』誠然，此詩如小女子語喁喁，柔婉之態堪憐。至若詞氣之宕逸疏快，則更非深於詩者不能至。漢魏之際，一般讀書人頗喜弄滑稽作隱語；若蔡邕之題曹娥碑後，孔融之作離合作郡姓名字詩，曹操之歎雞肋，差不多成了一時的風氣。到了太康年間，賈充與妻李夫人聯句，亦含有滑稽意味。於是由文字的離合遊戲，便進一步而到了注意文字部位的遊戲的盤中詩，這正是文學技術進展上的自然法則。此後更進一步而有蘇蕙鈎心鬥角的迴文詩，則亦是此種自然趨勢下的產物。

## 四

古詩不獨用字無多修飾，即音節亦不講究，所以在古詩中妍美的字眼和鏗鏘的音調是不經見的。建安時代，用字與聲韻雖已漸臻於妥協，然尙只是一種自然的進展，並沒趨於形式之過重。到

丁太康詩壇修辭上的注意，更明顯的表出，差不多變成了競秀爭姸，專務精巧之一途。在藝術上講，已由天然美而漸趨於人工美了。

太康詩歌藝術之趨於人工美的原因，完全是受了辭賦傾向駢儷體裁的影響。這時候辭賦化與駢儷化籠罩了文壇上一切的文體：誄、銘、箴、頌、變成了辭賦體，論、說、詔、策、也用了駢儷文；記事說理詩改成對仗，抒情寫景詩復用駢偶。一言以蔽之，這個時代是一切韻文與散文的駢偶化的時代。換言之，即是藝術至上主義的文學時期。

但這種文體上駢偶化的產生，又有什麼社會根據呢？解答這問題很簡單，我們只須明瞭魏晉以前古典主義的漢代文學就夠了。漢代文學在思想上是極端保守；在形式上，除嘲笑遊戲之作外，沒有不正經鄭重擺起周頌大雅的架子的。因為事事要仿效古人，於是辭賦詩歌就成了文人階級的古董玩意。他們不管讀者懂不懂，只追逐於雅頌的像不像，在這樣的模擬條件下，自然要趨於極端的古典主義了。到了魏晉，天下的局勢已變，這種無補實際不能發生情感的呆板的古典文學，便起了強烈的反動。一切綴飾太平歌頌功德的賦體和殘廢了的詩型都失却權威，同時浪漫主義的

五言的新詩型就應運而生。這種浪漫主義的文學，在內容上以積極的精神代替了舊日禮教保守的思想，在形式上因從事者又屬士大夫的文人階級故以駢偶而代替了周頌大雅的外套。

太康詩壇因以左思爲首。然以在當時的影響來論則實以陸機爲最。他在文賦裏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他是當時一個大批評家，這種議論固足以影響於當時的風尙，而當時的風尙也足以影響於他的見解。他的詩工塗澤，趨排偶，已被鍾嶸沈德潛批評過了，我們不提。再就與他同時的張華張協等看，那一個不遭受了和他一樣的批評？可見當時詩壇上，已忽略了內質之美，專趨在外形之巧了。我們知道凡是一種文學，過於修辭時，總是有些減色的。因此，在陸機的作品裏，就有許多的駢句，顯着過於做作的趨勢。如：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長歌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爾難。——君子行

邈矣隨天景，壯哉奮地雷。——折楊柳

玉衡既已驂，羲和若飛凌。——梁甫吟

這是多麼拙劣的句子！顯然人工成分加的過重了。再如張協的雜詩之四：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催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十二句之中，竟十句對偶。專工外形，於此可見。這種結果固然產生不少惡劣的句子，然工整的駢句，則更數不盡數。關於此，不必再事舉例，我們只須看他們對於選用動字的凝鍊，就可知這個時期藝術上的進步了。如：

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陸機班婕妤

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同上赴洛道中作之二

飛閣纓虹帶，層臺冒雲冠。——同上擬青青陵上栢

山氣冒岡陵，長風鼓松栢。——潘岳哀詩

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左思招隱之一

浮陽映翠林，迴飆扇綠竹。——張協雜詩之二

陸機寫休息時之形與影而用一『抱』字，寫相思之來往而用一『銜』字，這是何等的活躍！潘岳寫長風過林而用一『鼓』字，把自然加以人格化，使成活物，則更達於神境了。這些例子，都是太康以前不曾有的。

於此，我們又尋着了五言詩句法進步的線索。在五言初起的時候，常例是兩句說一個意思，如古樂府中的『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相逢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隴西行）『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豔歌行）等例子是不勝枚舉的。而一句說一個意思，如『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飲馬長城窟行）『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巷中。』（雞鳴）者則甚少。到了建安詩壇，仍保持着兩句說一個意思。如『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曹操苦寒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曹丕折楊柳行）『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曹植浮萍篇）不過每句說一個意思，如『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曹丕雜詩）『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曹植雜詩）的就比較的多了。及至太康詩壇，因爲駢偶的關係，差不多完全變成了一句說一個意思，上舉鍊字的例子，就給我們一個實在的證明。這種趨勢，演至六朝，便變成一句說兩個意思了。如謝靈運

的『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游南亭）『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等句。『時竟』與『夕澄霽』，『雲歸』與『日西馳』，均兩件事；『野曠』與『沙岸淨』『天高』與『秋月明，』乃兩層意思；而在一句中說了出來，這便是五言句法進步到極境了。到這里，我們更可以考察出四言詩在魏晉之所以起而復衰者，便是因四字說兩層意思着實不便，於是便只好讓五言詩獨霸了當時的詩壇。

太康詩壇修辭方面之情形旣如上述，而聲韻在這個時期也比以前進步多了。陸機文賦曾說：『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當時對於音韻方面的辨析雖還不精，要之關於文辭中間音調的和諧是非常注意的。後世劉勰所謂『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的『韻』『和』問題，似自此出；而沈約發表他『宮羽相變，低昂舛節』的音律說的原理，也可以說是全基於此。這一點與中國詩歌的演變很有關係，是我們應該特別留意的。

# 第五章　永嘉以後之詩壇

永嘉以後詩歌之玄化——劉琨盧諶與郭璞——孫綽許詢以次之作者——佛教哲理之入詩及方外詩人——晉詩之殿後將軍陶潛

## 一

晉室自八王亂後，民生塗炭，盜賊蠭起，及五胡之亂，與元氣已損，卽無力對外。懷帝卽位，天下已不可收拾，永嘉五年（三一一）在洛陽被劉聰所虜，愍帝卽位於長安，建興四年（三一六）又復出降於劉曜，於是晉室殘破，只得南渡以偏安江左。建武元年（三一七）司馬睿稱東晉元帝，建都建業，一直到恭帝亡國（四二〇），外而五胡十六國旣迭爲興亡，又不斷地與兵南侵，內而因藩鎭跋扈，悍將搆亂，勢力不振，所以百餘年來，晉室的勢力始終不曾開拓中原，而整個的中原就一任胡

人的擾亂，原有的文化當然被他們摧毀無餘；迨中原的王族及一些士大夫們避難南遷，於是二千餘年來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便也跟着移到了南方去。

永嘉以後的歷史背景既是這樣，那末它的文學主潮自然不會有什麼創新的發展，乾脆一點說，則仍是繼承了太康的餘風。不過自南渡之後，由於五胡的紛擾，本土的文學便逐漸薰染上許多外來的影響，這是與前代稍稍不同的。晉人貴黃老，尚清談，一般作家則尤甚，故永嘉以後的詩人，嗜酒放誕，同樣的不拘禮節。晉書儒林傳序說：

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正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

這無疑的是永嘉以後的社會環境與正始太康無甚差異，所以一般人的處世態度相同，而這個時期的詩歌，也就因之與玄學打成一片了。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說：

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習，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詞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鍾嶸詩品也說：

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何晏作。）建安風力盡矣。

這樣看來，永嘉詩壇上的詩，簡直是與玄學合而爲一了。許詢的詩已不傳，丁福保在全晉詩裏只收他四句詩。桓溫庾亮的詩，也不傳於後。孫綽的詩，在日本殘存的唐朝編纂的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七裏載的四首，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他却全走上了抽象的玄談的一條路，只能算是說理的談玄的歌訣，那里能配稱爲詩！所以稍後就有人出來改革，鍾嶸在述永嘉體歎『建安風力盡矣』之後，緊接着就說：『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淸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雖然他們沒有達到矯正當時詩風之目的，可是郭璞却已打破抽象的說理，改用具體的寫法；追殷仲文『改孫許之風』，謝叔源『變太玄之氣』，就很很地給當時的玄學思潮一個致命傷了。本來用詩體來說理，根本就不容易；倘再用抽象的寫法，那就更寫不成詩了。所以永嘉以後的詩人雖多，嚴格說來也只有劉琨郭璞及最後的田園大詩人陶潛三人而已。

前面說過了，這時本土文學逐漸染上許多外來的影響，故永嘉以後人士的思想，與太康時代已有不同。西晉人所談玄理，尙不過老莊；東晉人則競尙玄虛，任情放達，原由厭世思想，進爲超脫，實參入佛教小乘之道，已非復老莊無爲的本來面目了。再如支遁，鳩羅摩什，竺僧度，惠遠等人，都是佛教徒，所以他們的作品的思想，也全爲佛理所佔據。因之當時詩人，大多都受這種影響，取老莊之面貌，融佛教之哲理。風氣所趨，仿效日多，陶潛謝靈運而後，這種思想更支配着詩壇上一部分的作品，唐宋詩人如王維，柳宗元，白居易，蘇軾等人，詩裏的表現都與這有很深的關係。總之南渡後的詩壇，是詩史上最大的變動之一；正如晉的南渡，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動之一一樣。

## 二

永嘉以後，百餘年間，詩壇上是所謂『遒麗之辭，無聞焉爾』的。只有最早的劉琨，郭璞，算是兩個比較傑出的人才。同時盧諶和劉琨酬唱頗多，所以我們也一併附述在這里。

劉琨（二七〇——三一七）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故城在今河北東南部。）少有儁朗之目，

以雄豪著稱。聞友人祖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石崇在河南金谷澗中治有別廬，冠蓋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參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與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等號爲二十四友。趙王倫以爲記室，轉從事中郎。齊王冏拜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爲司馬。劉喬攻許，爲他所敗，又斬石超，降呂朗，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功封廣武侯。永嘉元年（三〇六），爲幷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在幷州時，他頗負物望，惟因短於控御部下，遂敗於劉聰，父母俱遇害。於是志切復仇，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愍帝建興二年（三一四），加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三年，拜司空；四年，長史以幷州叛降石勒，他遂奔薊，與鮮卑段匹磾結婚約以共戴晉室。元帝渡江，復加太尉。後匹磾與從弟末波有隙，末波誘琨子羣共圖匹磾，匹磾遂留琨不令歸，自知必死，神色自若。會王敦密使匹磾殺他，遂遇害。臨死時曰：『死生有命，但恨仇未雪，無以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時年四十八。

元帝渡江的前後，北方全淪爲戰爭區域，那時他都督幷州軍事，長經喪亂，頻罹厄運，備嘗顛沛流離之苦；及西都不守，國亡家破之痛，又復交織於心。所以他在答盧諶詩序中說：『損書及詩，備辛

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歎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撿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生，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日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他既有這可泣可歌的環境，所以便產生他慷慨悲涼的作品。今存詩三首，四言的答盧諶沒有什麼可說，五言的重贈盧諶，一種蒼茫之氣，雄蓋一世，而結尾數語，尤具遒勁之姿。如：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浮雲。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這即是他事功不成的感慨悲歌，所以他的人生哲學的思想，有否定人生之意義，而有厭世之觀念。扶風歌即是他最好的自白：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北風起，冷冷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

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惟昔李䓕期，寄在句奴庭；忠言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這都是他被段匹磾拘留後所作，故悲憤之氣溢於言外。晉書說：『琨詩托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然盧諶素無奇略，只以常詞酬和，委實負了他的心。鍾嶸說：『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諶）仰之，微不逮者矣。』沈德潛說：『越石英雄失路，萬緒悲涼，故其詩隨筆傾吐，哀音無次，讀者烏得於語句間求之！』這確是對於他極洽當的評語。所以在當代諸詩人中，他實要算是一個領袖人物。

另外還有一篇胡姬年十五，原是梁劉琨作，郭茂倩樂府詩集可考。惟文翰類選誤以爲他所作，四庫提要卷一百九十二早已辨明，且其風格極近齊梁，絕不類晉人。近人仍有以爲是他所作者，殊爲錯誤。

盧諶（二八四——三五〇），字子諒，范陽涿人（故城在今河北涿縣境）。性好老莊，嘗爲劉琨主簿，轉從事中郎。琨爲段匹磾所害，他投段末波。後爲石季龍所得，官至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因

遇害。他的覽古詩云：『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大約卽臨死時所作。他在贈劉琨詩序中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是以琨雖用詩激他，而他終不能救琨以不死，眞是一個庸人了。今存詩八首，也頗有清剛氣味。如贈崔溫云：『中原厲迅飆，山阿起雲霧。遊子恆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然亦間雜玄語，如時與詩云：『亹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槭槭芳葉零，橤橤芬華落。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發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崿。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後一首的悠閑散逸，却又非劉琨的作風，而與郭璞同道了。

郭璞（二七六——三二四），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故城在今山西絳縣境）。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時北方大亂，他避地東南，一路過將軍趙固及廬江太守胡孟康，都很熱心的款待他。宣城太守殷祐並引他爲參軍。祐遷石頭督護，他又隨之去。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元帝初鎭建業，及爲晉王，以至卽帝位，凡事都諮詢於他。曾著江賦，其詞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郞。頃之，遷尙書郞。數言便易，多所匡益。

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為布衣交，他也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但他卻答道：『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因為他這樣的放蕩，所以一般縉紳多笑之。而他又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自比於莊周老萊。元帝崩（三二二），他始以母憂去職。未幾，王敦起他為記室參軍。敦謀逆，他不從，遂被殺，時年四十九。及敦平，追贈弘農太守。他的著作很豐富，有爾雅注五卷，音二卷，圖十卷，贊二卷，方言注十三卷，三蒼注三卷，穆天子傳注六卷，山海經注二十三卷，圖贊二卷，水經注三卷，周易林五卷，洞林三卷，新林四卷，又九卷，卜韻一卷，楚辭注二卷，子虛上林賦注一卷，集十七卷。今存詩二十二首。

晉書說他善卜筮之術，一生曾有許多靈異的事，但那些傳說我們以為都不盡可信，所以便略去不談。以他的著作和他好古文奇字來說，儼然是一個古典主義的崇拜者，然以他的嗜酒好色的性格來看，卻又是一個地道的浪漫主義的人物。他的詩，以遊仙詩十四首為著。遊仙的思想自在漢樂府中董逃行步出夏門行等表現以來，魏晉時代老莊思想大盛，故曹植嵇康張華張協何劭等都

曾作過不少的遊仙詩。到了他的時代，社會愈紛亂，生命愈無保障，遂更形成了他的浪漫的出世思想。惟十四首遊仙詩中，情調頗不一致，有述感憤的，與阮籍詠懷同意；有談玄的，頗能改去抽象的說理而用具體的寫法。如第一首云：

京華遊仙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這裏面憤恨之意，顯然流露於字裏行間。惟以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所此他才羨慕神仙的長生，神往仙境的快樂。如：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其二

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其三

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升降隨長煙，飄

颻戲九垓。——其六

可是他明白這只是一種幻想，一個空虛的夢而已，要想實現是不可能的。所以同時他就一再的感歎着：『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靜歎亦何念？悲此妙齡逝。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蔕。』這麼一來，他就反而縱酒貪色，沉醉於享樂生活中了。我們可以說他也是竹林七賢一流人物，所不同者，竹林七賢是玩世，他則是出世。而他這一些詩，雖也談玄說理，却具體的寫來，沒有抽象的毛病。所以鍾嶸許之爲『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劉勰也批評說：『景純豔逸，足冠中興』了。

## 三

與劉郭同時代的孫綽許詢的詩，鍾嶸說是等於道德論的。現在他們存詩不多，不管是怎樣的平典，而給與當時的影響却很大，所以要特別提出來講一講，以明這時代的玄理詩的趨勢。

孫綽（三〇一？——三八〇？），字興公，爲楚之孫。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尙之志，居於會稽，

遊放山水，十有餘年。綽與詢爲當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綽答：『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嘗作天台山賦，詞致甚工。除著作郎，襲爵長樂侯。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領著作。年五十八卒。今存詩十一首。

他在當時爲才華之冠，沉於玄學亦最深。日本殘存的唐朝編纂的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七載有他的四言詩四首。如答許詢有句云：

遺榮榮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師，修德就閑。散以玄風，滌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園。道足匈懷，神棲浩然。

又如贈謝安的第一段云：

緬哉冥古，邈矣上皇。夷明太素，結紐靈綱。不有其一，二理曷彰？幽源散流，玄風吐芳。芳扇則歌，流引則遠。樸以雕殘，實由英翰。

傳從這兩節詩裏，即可看出他沉溺玄風的程度了。這樣的詩，大概就是當時的風尙。它們差不多全犯了抽象的談玄的毛病，所以結果無一點靈情在內，只成了一些談玄的歌訣，而不是詩。另外他的蘭亭秋日是寫景的，頗可値得推許；而尤其動人的是他的兩首情人碧玉歌，簡直香豔欲絕，不類他自己的性格：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顚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郞抱。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故城在今河北高陽縣境）。總角秀惠，衆稱神童。少與孫綽同道，好遊山水。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文選注引續晉陽秋說：『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與太原孫綽轉相祖尙，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他的詩，在全晉詩裏只收四句。孫綽在答許詢裏曾稱他的詩說：『貽我新詩，韻靈旨淸。粲如揮錦，琅若叩瓊。旣欣夢解，獨愧未冥。慍在有身，樂在忘生。余則異矣，無往不平。理苟皆是，何累於情？』然現在我們讀他所傳的竹扇詩，却尋不出一點『韻靈旨淸』的意味來：

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篲疑秋蟬翼，團取望舒景。

不過照續晉陽秋說他和孫綽在當時的名譽很高，大概是不錯的。在詩的內容上他們是談玄說理，在詩的形式上他們是力學簡古，又因他們是『一時文宗』，所以這抽象的談玄就風靡了當時的詩壇。劉勰所謂『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習，流成文體。』正是指他們而說。此風相沿，一直到郭璞才算變了『永嘉平淡之體；』所謂變平淡之體者，就是前面說過的，改抽象的說理而換為具體的寫法。

但郭璞並沒革掉當時詩壇上談玄的風氣，到了殷仲文謝叔源始給與老莊思想一個大打擊。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裏說：『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玄之氣。』此後詩壇上流溢的老莊思想告一段落，而代之而起的便是佛教思想了。我們且看殷謝是怎樣的改孫許之風，變太玄之氣：

殷仲文（？——四〇七），字仲文，陳郡人（今河南東部）。少有才藻，從兄仲堪薦用於會稽王道子。後從桓玄反，玄誅，仲文為劉裕所殺。謝靈運說：『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今

存詩二首，一爲南州桓公九井作，一爲送東陽太守。謝叔源名混（？——四一二？）字叔源，小字益壽，陳郡陽夏人（故城在今河南太康縣境），爲太傅安之孫。風華爲江左第一，尙孝武帝晉陵公主，官至中領軍尙書左僕射。以與劉毅善，坐誅。存詩三首，即游西池，誡族子，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是。可惜他們二人存詩太少，我們無法加以詳細的研討。

鍾嶸說：『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可見他們二人，原只是庸中之佼佼。仲文詩時有勝語，而玄氣尙未盡除；叔源詩則務爲清麗，力除玄習。至淸秀婉豔，又是他們共同的長處。如：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隕。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悟彼蟋蟀唱，信此劳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台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謝混游西池

這裏寫景的成分已充實了，所謂大變談玄說理之風者即在此。從此以後，寫景之作出現於詩壇，而談玄說理之作，則復銷聲匿跡了。

此外，同時代的小詩人尙多，可述者亦不少：楊方，字公回，少好學。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後又補高梁太守。以年老棄郡歸，終於家。他有合歡詩五首，全是熱愛時期的戀歌，與孫綽情人碧玉歌同調。如：

同聲好相應，同氣自相求。我情與子親，譬如影追軀。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杯。衣共雙絲絹，寢共無縫裯。居願接膝坐，行願攜手趨。子靜我不動，子游我不留。齊彼同心鳥，譬此比目魚。情至斷金石，膠漆未爲牢。但願常無別，合形作一軀。生爲併身物，死爲同棺灰。——其一

我情與子合，亦如影追身。寢共織成被，絮共同功綿。暑搖比翼扇，寒坐併肩氈。子笑我必哂，子感我無歡。來與子共跡，去與子同塵。——其二

這種大膽的描寫，是當時詩壇上很少見的。

庾闡，字仲初，潁川人（今河南東南部）。性好學，九歲能屬文。初爲西陽王掾，累遷尙書郎。蘇峻

之難，出奔郗鑒爲之參軍。峻平，召爲散騎侍郎，補零陵太守，徵拜給事中。今存詩十八首。遊仙詩十首，係摹擬郭璞而來，但不如璞的寄托遙深，而只是一些對於仙境的憧憬的泛辭而已。然他的衡山觀石鼓，採藥詩等的寫景却很獨到；而採藥詩中的描繪瀑布，則尤眞切生動：

懸巖溜石髓，芳谷挺丹芝。冷冷雲珠落，漼漼石蜜滋。鮮景染冰顏，妙氣翼冥期。霞光煥藹靡，虹景照參差。

湛方生，嘗爲衞軍諮議參軍。今存詩九首，其中還都帆、天晴詩二首，尤屬寫景詩之佳構。如：

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清。白沙窮年潔，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流，木有千載貞。寤言賦新詩，忽忘羈客情。——還都帆

屏翳寢神轡，飛廉收靈扇。青天瑩如鏡，凝津平如研。落帆修江渚，悠悠極長眄。清氣朗山壑，千里遙相見。——天晴詩

顧愷之（三四五？——四一一？），字長康，晉陵無錫人（故城在今江蘇無錫境）。曾爲桓溫大司馬參軍，又爲殷仲堪參軍。他是當時很有名的畫家，只存一首神情詩，却又被誤入陶淵明集

內。這首詩雖只四句，而格律宛然，充溢着清秀的畫意：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以上庾闡湛方生和顧愷之三人，都走向寫景的一方面，這顯然的是近似殷仲文謝叔源了。實在，寫景詩的開展，在太康時代陸機陸雲潘岳等早已爲之，後來玄風大熾，沒人繼續下去，到了殷仲文謝叔源加以提倡，於是詩風爲之一轉。晉末的大詩人陶淵明，就是以寫景詩著名的，及至六朝，而寫景之詩風，則更獨霸詩壇了。

這時的女詩人也有幾個，以謝道蘊與蘇蕙爲著。謝道蘊爲謝奕女，王凝之妻。謝安是她的叔父。有一天下雪，謝安與兒女輩正在論文，因說：「白雪紛紛何所似？」其任謝朗答道：「撒鹽空中差可擬。」任女道蘊答說：「未若柳絮因風起。」這詠雪的聯句，盛爲人所稱；而道蘊其他各詩，則未能稱是。蘇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嘗作璇璣圖，縱橫反覆，皆爲文章，是一篇最繁複的文字遊戲的作品。關於她作這篇東西的背景，武則天蘇氏織錦迴文記說得很詳：「若蘭，智識精明，儀容妙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初滔

有寵姬趙陽台，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及滔鎮襄陽，攜陽台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用織錦迴文，五綵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橫八寸，題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其讀法，則分：反讀，橫讀，斜讀，交互讀，退一字讀，疊一字讀，皆成詩詞。計八百四十一字，得三千八百餘首。黃山谷詩云：『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自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滔字連波）匠心巧製，眞古今絕技，較之蘇伯玉妻的盤中詩，則繁複多了。

另外如王羲之，謝安，孫統等的蘭亭集詩，謝尙的大道曲，王獻之的桃葉歌，江逌的詠秋，李充的嘲友人，袁宏的詠史，曹毗的詠冬，繢杜蘭香歌，宗炳的登半石山，登白鳥山，王康琚的反招隱詩，張駿的東門行等，都是小詩羣中比較好的作品；在內容上，他們都是一致的朝着寫景的趨勢走，不過都無𨻳重要，所以我們也不必再多舉了。

## 四

在這里，應再特別提出來講一講的，就是佛教哲理之入詩及方外詩人之崛起。佛教入中國，當在東漢以前，在明帝永平八年（紀元前六五），答楚王英詔裏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門』三個梵文字，可見那時佛教已入了中國，並且同時已有佛教的書籍了。到了第二世紀之中葉，安世高、支讖等就譯了幾十部佛經；此後譯經的事業一天發達一天，所以一般文人大部分都受了佛教思潮的影響。到了這時，更有一些和尚詩人如支遁、鳩羅摩什、惠遠、帛道猷、竺僧度等出，就將佛教的哲理引進詩裏，這是印度思想第一次融解於中國文學裏，也是中國哲學思想的一個大轉變，在詩史上，真應該大書特書的。

支遁（？——三六六），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隱居餘杭山，年二十五出家。後入剡，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晉哀帝即位，遣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留三載，上書乞歸剡山。以晉太和元年（三六六）終。今存詩十六首。

他在當時是和尚詩人羣裏最偉大的一個，遺留的作品也最多。他的詩完全沉浸於佛教的哲理內，即題目也全帶有佛家的意味，如四月八日讚佛詩，五月長齋詩，八關齋詩等，都是。這些詩裏，充

溶着佛教的思想和外來的語詞。如：

菩薩采靈和，眇然因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玉形。飛天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綠瀾頹龍首，縹蕊翳流冷。芙渠育神葩，傾柯獻朝榮。芬津沛四境，甘露凝玉瓶。……圓光朗東旦，金姿豔春精。含和總八音，吐納流芳馨。跡隨圓櫺浪，心與太虛冥。六度啓窮俗，八解濯世纓。慈澤融無外，空同忘化情。——四月八日讚佛詩

三悔啟前朝，雙懺暨中夕。鳴食戒朗旦，備禮寢玄役。……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詠歸虛房，守眞玩幽賾。雖非一往遊，且以閒自釋。——八關齋詩

另外他的詠懷詩，雖也談哲理，卻於阮籍詠懷郭璞遊仙之外，別具一種風趣：

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無空。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途。道會貴冥想，罔象掇玄珠。悵怏濁水際，幾忘映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心與理理密，形與物物疏。——其二

閒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眞。逸想流巖阿，朦朧望幽人。慨矣玄風濟，皎皎離染純。時無問道睡，行歌將何因。靈溪無驚浪，四岳無埃塵。余將遊其嵎，解怨綴飛輪。——其四

鳩羅摩什（？——四〇九）漢義『童壽』。父爲天竺人，母爲龜茲王之妹。釋道安聞其名，勸符堅迎之，堅遣呂光滅龜茲，挾什歸。會堅爲姚萇所害，什遂依呂光於涼州，凡十八年，所以通曉中國語言文字。至姚興滅後涼，始迎什入關，於弘始三年十二月（四〇二）到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晉義熙五年（四〇九）死於長安，亦即姚秦弘始十一年也。

他是傳播佛教於中土的最重要的一位大師，一生力量幾全耗於譯經上面。居長安九年，所譯經凡三百餘卷，其中有大品般若，小品金剛，般若十注，法華，維摩詰，首楞嚴，持世等經，又有十誦律等律，及成實，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論；譯筆暢達，於中國文學極有影響。他的詩只存二首，一爲十喩詩，一爲贈沙門法和，均是談佛理引梵語於漢詩者。如十喩詩云：

一喩以喩空，空必待此喩。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慧遠，雁門樓煩人（今山西五寨神池境），本姓賈氏。年二十一，遇釋道安，以爲師，研求法藏。結宇匡廬，年六十後即不復出山，八十三而終。存詩二首。他與當時文士相交往，曾合緇素百二十有三

人，結白蓮社於廬山之東林寺。相傳他送客向不過虎溪，一天與陶淵明和道士陸修靜談道，不覺過溪數百步，虎驟然咆哮起來，三人因大笑而別。他的報羅什偈一首，全是談哲理的：

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諳宗匠，誰謂握玄契？末問尙悠悠，相與期暮歲。

又東林雜詩一首，雖也談哲理，而却具有一種清輿之氣：

崇巖吐清氣，幽岫棲神跡。希聲奏群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游，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故城在今浙江紹興縣境）。居若邪山。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他有陵峯採藥觸興爲詩一首，閒散清逸，頗具淵明風趣：

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故城在今山東莒縣境）。據高僧傳說：度少孤，獨與母居，求

同郡楊德愼女女字若華，未及成禮，若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若華服畢，自維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並贈詩云：

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翦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

度也答書並報之以詩云：

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田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淸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己恤他？

於是專精佛理，後不知所終。由此詩之後四句來看，度已很熟練地將佛家之說運用在內了。

以上所引各家的詩，都是我們本土的文學裏前未之有的意境。所謂『菩薩』『四王』『八音』『六度』『八解』『三悔』『七住』『三塗』等等的新詞，都是由梵語翻譯過來，而不是我們自己原來所有的。這種佛語的入詩，於中國文學影響很大。求其原因，自然是由於當時大量的

翻譯佛經所致。而鳩羅摩什譯的金剛，法華，維摩詰三經，尤其爲輸入印度文學的最重要的媒介。其後南朝詩人，如謝靈運，顏延年，王融，沈約等，莫不耽心內典，著於篇章；梁武帝蕭衍不惟引佛語入詩，更看破皇位的尊榮，數次的捨身同泰寺去出家，可見其影響之深了。又因佛教文學是極重聲調以便歌誦的，同時印度的聲明學也傳入中國來，於是便促進漢族對於音韻學的整頓；不久，就產生了沈約的四聲譜，以平上去入爲四聲，提倡以此制韻。這是中國詩歌史上劃時代的大轉變，其影響一直達千餘年而弗衰。總之，佛教影響於中國文學，是外來思潮中最大的一條支流，有時幾乎宣賓奪主，還要駕儒道兩家而上之。印度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是這樣的偉大！

## 五

最後，我們要來講晉末的偉大詩人陶潛了。陶潛（三七二？——四二七），字淵明，或謂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故城在今江西九江縣境）。史稱他『少懷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他是中國有數的大詩人之一，在魏晉詩人中，只有曹植阮籍二人差可與他比肩，但論在

詩壇上的影響，卻要算他最大。後來所謂隱逸詩人，田園詩人，都算是他的支派。他的詩絕不類於前代及當代諸詩人，可以說他把建安以後詩壇上流行的駢偶化與古典化的積習，完全擺脫淨盡，在魏晉詩歌史上，實可算得一大革命。所以他的出現，直可謂異軍突起，如午夜的朗月，舞空的孤鶴一般；以光風霽月之懷，寫冲淡閒遠之致，蕭疏自在，不加塗飾，實爲自然詩人之大師。

東晉一代，外而不斷的受五胡侵擾，岌岌不足以自保，內而又藩鎮跋扈，驕將搆亂，雖說平定得很快，而政治終沒什麼起色。到了淵明時代更不像樣了：謝安謝玄輩一般名臣相繼凋謝，而當國的會稽王道子及其子元顯皆昏庸無知，一味的招權納賄，弄得政界混濁不堪。於是各地擁兵將帥，就互起爭雄；至淵明三十一歲時（？），桓玄殺了道子，明年便即位稱帝。接着劉裕起兵討滅桓玄，乘戰勝之餘威，又復平南燕，敗姚秦，把五胡佔領的中原之地收回不少；可惜劉裕他專爲自己做皇帝打算，不等完全成功便引軍南歸，改晉爲宋。這時，淵明已五十歲（？）；不久中原復被五胡攻陷，再過六年，他便死了。

淵明處在那樣政局不安定的時代，自然也想出而澄清吏治，施展抱負，所以在桓玄未篡位以

前，他曾去做劉牢之的鎮軍參軍，在劉裕討滅桓玄之後，又去做劉敬玄的建威參軍。我們看他在雜詩裏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在擬古裏又說：『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他少年時代意氣的飛揚，眞是不可一世的了。

義熙元年（四〇五），淵明又去做彭澤令。那時他本窮得可憐，好喝酒不能常得，所以要去做彭澤令的原因，便是爲了彭澤公田之利，足以爲酒。他初到任，傳悉令公田種秫稻，以便釀酒；因說：『我常得醉於酒足矣。』他的妻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他這樣的愛酒，所以一涉及酒，便高興了，性又愛菊，詩中提起菊，也是趣語橫生。集中涉及酒與菊的，不下數十處，另外還有專爲酒而作的連雨獨飲、飲酒、止酒等數篇，可見酒於他實是一種特別的興奮劑。他每逢喝酒將醉時，便對客說：『我醉欲眠，卿可去。』性情又是這樣的眞率！

然而他只做了八十幾天的彭澤令，作感覺做不下去了。本來他原想靠做官得點俸祿，曾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可是那種官海生活，和

他的脾性頂不相容，自己既官卑言輕，不能移風易俗，於是便看不慣那般熱官的狗苟蠅營，羞與他們爲伍，與其在官場混飯吃，還不如挨餓來得痛快。所以他又說：『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歸去來辭序）恰巧這時他的程氏妹死了，於是爲奔喪，便丟了官跑回去。但傳說是當時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接見，他歎道：『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棄官歸田，終身不仕。

從他棄官以後，他便成了一個正式的農民，耕田就是他唯一的事業。以前在官場中他覺得無限的痛苦，現在才是他眞正的自然生活。所以他說：『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田園居）這種返自然主義，是他生平的一貫主張，當他第一次出佐軍幕回來後就說：『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可見他一生兒愛好是天然，田園才是他眞正的安身處。在做官時不惟不覺得光榮，反以爲無限可恥，惟有到田間來，他才得到精神上的解放。故在歸去來辭裏，他說：『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他的人格是這樣的冲淡！

他自己說過：『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所以他棄官以後的生活，就難堪到極點，老是在飢餓中掙扎着。在他的詩中，如詠貧士、飲酒、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怨詩楚調、有會而作等，提到他的窮況的，不一而足。像怨詩楚調說：『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有會而作說：『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但這還是平常的事，最利害的則是他窮至討飯的一篇乞食所詠：『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門拙言辭。主人知余意，投贈副虛期。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歡，與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媿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受人一餐便感激得要『冥報相貽，』這徹骨的窮樣，夠多麼可憐！

然而他雖窮，却不怨窮，只願常有『粳糧』『菽麥』吃足矣，並不羨慕什麼『甘肥。』他是『道勝無戚顏』（詠貧士）『憂道不憂貧』（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的，所以雖窮到要命，也不肯屈節，早把富貴的念頭抛到九霄雲外去了。他在歸去來辭裏說：『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晚年又在與子儼等疏裏說：『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

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可見他能徹底實踐他的自然主義，無一時不是活潑潑地投靠在自然界的懷抱裏。這麼一來，什麼飢呀，寒呀，他自然不會介然於懷了。所以他說：『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擬古）住着破茅屋，蓋着襤被褥，而仍然不廢讀書，在『三旬九遇食』的窮況下，還『常有好容顏，』這眞是他晚年生活的自畫像了。

因爲他對於困迫的生活，並不感到困迫，只樂於自然，樂於天命，於是他便成了最能領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覺人生微妙的一個人。自然界是他戀愛的唯一伴侶，勿論他肉體上受有多大的痛苦，一入到自然界的懷裏，便化歸鳥有了。因此，他就抓定了自然界的對象，給我們描繪出許多不朽的詩篇。現在讓我們來抄出他幾首作品：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田園居之一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心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歸田園居之二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歸田園居之三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之五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飲酒之七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弗所歎。——庚戌歲九月中

於西田穫早稻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之一

這樣平淡的寫來，絕不帶一點縟靡雕鏤的氣息。飲酒之五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實已入天我契合之聖境，人間的語言，自然形容不出宇宙的神秘來，真是令人神往！這些詩閒散冲淡，完全憑他一片天機，意到筆隨，故無處不真切自然，彷彿晴空中的綷雲，微風搖曳，舒卷自如。

他臨死時，還從容寫下了自祭文和挽歌辭，表示他了悟生死的觀念，真是任運而化，隨自然之所至。他說：『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他活着的時候，一味的酣飲賦詩，以樂其志，忘懷得失的安送了一生，所以到死的時候，什麼恨事也沒有。然而他却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又說：『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什麼都忘懷了，惟獨對於酒還顧念不下，這引我們不得不問他爲什麼不能忘懷於酒了。我們知道他是一個

感情最豐富的人，臨老又遭了國亡之痛，對現實不能沒有厭惡，厭惡了又不能改革，於是對於未來的憂患，便想力圖擺脫。他所採用擺脫的方法，完全是將自己沉醉於酒中。這種方法，自然不免有些勉強，只算是一種不健全的人生觀。那末，他的不能忘懷於酒，換句話說，也正是不能忘懷於國事。

因此，很明白的他的樂世觀念並未澈底，我們只須看他縱酒尋歡，僅是中年以後，就可知他是別有隱憂所在。並且他集子中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更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而他能在極窮困的生活中，不消極，不頹廢，寫出了深情綺膩的閒情賦，展開了虛無縹渺的桃花源，漫漫完成他的自然主義的出世觀者，完全是因為無法避免對現實厭惡的關係，便採取了任運而化的處世態度而已。這種任運而化的處世態度，他自己說得最明白，他的五柳先生傳便是自己的寫照：

>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

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他的處世態度是如此，所以他的全部詩歌是冲淡的。鄭厚說他『如逸鶴任風，閒鷗忘海，』眞是不錯。現在他共存詩一百五十餘首，其中四分之一的四言詩，雖然也寫得不錯，但那只是已沒落的詩體的回光返照，終沒有他的五言詩成就大。魏晉詩壇有了他的出現，古體詩才得以完成。以技術而論，在中古詩歌史上，實沒人及得上他。蘇東坡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足證他在詩史上的地位，是如何的偉大了。鍾嶸評他『爲古今隱逸之宗，』這『隱逸』二字，雖不能包括他的全部詩歌，然後世山林隱逸一派的詩歌，實皆導源於他；如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陸游，范成大，楊萬里等人，雖只學得了他的一偏，要之，都是由他的影響而來。那末，我們稱他爲自然派詩歌的開山祖師，他實可當之而無愧了。

# 第六章　結論

古體詩之黃金時代——四言詩之復興及沒落——魏晉詩歌在中國詩歌史上之地位

## 一

魏晉詩歌，經批評家公認為古體詩的黃金時代。所謂『古體詩，』原是與『近體詩』相對待的名詞。近體詩就是律詩和絕句，有一定的格律，以五言七言為限。凡不守律詩和絕句的格律的詩，都叫做『古體詩，』或簡稱『古詩。』這種分別是頗合理的，我們從這里可以得着一個很確實的觀念，並且由此在中國詩歌史上也劃出一個很分明的時代來。我們知道近體詩是六朝永明年間沈約等人創始的，在六朝以前，完全是古體詩流行的時代；這個時代，上自詩經的無名詩人起，下至晉末大詩人陶淵明止，我們可以稱為古體詩的時代。

古體詩時代的作品自詩經楚辭以後到陶淵明，中間經過七百餘年；這七百餘年裏面，中國詩歌有了樂府的產生及五言詩的成立。實是詩史上最重要的變遷和發展。在西漢，幾乎是沒有詩可說的，所有如韋孟的諷諫詩，司馬相如的封禪頌等，那只算是對當時皇帝歌功頌德或懲勸諷諫的工具，毫無詩的美趣，實在不能稱爲詩。只有梁鴻的五噫，還比較的差強人意。稍具詩才的，也只有武帝一人而已。而武帝最大的功勞不在他自己會作詩，而在他創立樂府。『樂府』卽是唐以後所謂『教坊』，爲皇帝家豢養的一般倡工所組成。因爲武帝設立樂府，採詩夜誦，充分的容納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並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使他們合組了一個俗樂的機關，於是當時的民歌得以大量的保存下來。這種『樂府』制度在文學史上很有關係，胡適以爲有三種，自漢至唐，繼續存在。他說：『第一，民間歌曲得了寫定的機會。第二，民間的文學因此有機會同文人接觸，文人從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響。第三，文人感覺民歌的可愛，有時因爲音樂的關係，不能不把民歌更改添減，使他協律；有時因爲文學上的衝動，文人忍不住要摹仿民歌，因此他們的作品便也往往帶着平民化的趨勢，因此便添了不少的白話或近於白話的詩歌。』（白話文學史第三章）總之，樂府的

產生，完全賴於『樂府』制度的存在，而『樂府』制度的存在，實給與後代文學以莫大的影響。但樂府所以能在詩的領土裏佔一個重要的地位，並不在那些朝廷用的郊廟、燕射等歌，而是在所謂『匹夫庶婦謳吟土風』的作品，如有所思，陌上桑，孤兒行等。這大都是無名詩人的作品，足以上繼詩經的國風，下開晉宋之際的新樂府。在這些作品裏，已有不少的五言成分，逐漸演進，到了東漢，純粹作五言詩的詩人，若應亨、班固、秦嘉、趙壹、酈炎、蔡邕、蔡琰等，就陸續出現了。他們之中以蔡氏父女的作品為成熟。到這時候，五言詩已經成立，久已衰歇的詩思，又顯呈蓬勃的現象了。

及至曹氏父子出，他們順着這種趨勢，加以天才的煥發，遂蔚然造成建安詩壇的盛況。復有建安七子的圍繞，正始名士的繼續。於是五言詩就逐漸達到無所不包的境地了。到了晉代，雖然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二傅等人，仍做着摹擬的假古董的玩意，但他們另一方面在紀遊詩與寫景詩以及抒情詩上的發展，實在是五言詩中很好的成績。永嘉以後，因為環境的壓迫，當時詩歌簡直與玄學打成一片，大多變成了說理的談玄的歌訣，幾乎走上死路去。雖有劉琨郭璞的豪雋清剛，也無能為力；幸虧後來出了一個天縱的詩人陶淵明，將那詩壇上烏煙瘴氣的雰圍掃得乾乾淨淨，不然，

詩歌的生命恐到此就要終結了。陶淵明的詩，代表古體詩發展的頂點，因此他的出現，而古體詩的終了和近體詩的開端，就同時得以截然的劃開。

就以上古體詩時代變遷的概況看來，自詩經楚辭以後，詩歌落到士大夫階級的文人手裏，遭了一度的厄運，又復從民間的無名作者手裏興起；到了後來經過文人極度的摹擬，又遭了一度的致命傷，幸得有卓異的天才的詩人出現，創出一種新的作風，延續了詩歌的生命，而開展到另一新境地。在這個演進的階段裏，拿兩漢和魏晉來比，兩漢自然只是一個醞釀的時期，而魏晉則是一個發達的時期。那末，我們認魏晉詩歌是古體詩的黃金時代，大約是不會有人再持異意的了。

## 二

在這個時代裏，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我們必須述一述：就是古體詩的另一詩體——四言詩，突然的出現於詩壇，又復如一道流星般轉瞬即逝去。我們知道四言詩的起源，最早當在易經時代，而成熟自然是在詩經時代，到春秋之末即交了它的消歇時代。兩漢以來，幾乎絕迹。到魏晉時代五

言詩勃興之際，忽然又產生了好多四言的作品。如曹操的短歌行，步出東西門行，曹丕的短歌行，善哉行，煌煌京洛行，曹植的上責躬詩，應詔詩，朔風詩，矯志詩，王粲的贈蔡子篤詩，贈士孫文始，贈文叔良，應瑒的報趙淑麗，嵇康的幽憤詩，贈秀才入軍，張華的勵志詩，傅玄的短歌行，傅咸的與尚書同僚詩，束皙的補亡詩，陸機的短歌行，答賈謐，陸雲的大將軍宴被命作詩，贈顧驃騎，答兄平原，高岡，答孫顯世，潘岳的關中詩，潘尼的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盧諶的贈劉琨，劉琨的答盧諶，郭璞的贈溫嶠，孫綽的答許詢，贈謝安，贈溫嶠，與庾冰，庾闡的孫登隱居詩，以及陶淵明的停雲，時運，榮木，勸農，命子，歸鳥等等，四言的篇什，幾乎觸目可見。其中固然很多仍擺着周頌大雅的調子的，但像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曹植的『仰彼朔風，用懷魏都，』嵇康的『輕車迅邁，息彼長林，』和陶淵明的『靄靄停雲，濛濛時雨，』之句，却都是比較可讀的作品。然則四言詩在久已消歇之後，為什麼又重新獲得它的生命力，這確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一個問題。

想明瞭四言詩為什麼盛行於魏晉，解答這問題也很容易。中國詩歌，很早就受散文的影響，到了魏晉時代，散文因受辭賦的影響變成駢儷的體裁，於是影響於詩尤其容易；駢文之中，又以四言

爲主，從後來的『四六』文可以看出來。那時『駢儷化』籠罩了整個的文壇，若孔融的薦禰衡表：『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三，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畢竟一個人就完全用四言的偶句，當時四言在文壇上的流行諒可想見。所以四言詩的時代雖過去了，這時因受駢文的影響，又重新在詩壇上復活起來。但是我們要問它既興起了，爲什麼又忽而逝去？南渡以後，四言的作品已很難見，從此也便永遠的消聲匿跡了。這忽而出現的原因，我們已竟明白了；而它又忽而隱去的原因，倒是爲的什麼呢？

這後一個問題，我們在前第四章末節裏已經說過，全屬於五言詩句進化的結果。魏晉詩壇是以五言爲權威的，建安時代尙繼承了東漢以來兩句說一個意思的常例，同時一句說一個意思的例子也漸漸加多；後來因爲駢偶的關係，到太康時代就完全變成了一句說一個意思了。演至六朝，又變成一句說兩個意思，到這時候，五言句法的進步已到了極境，七言詩也就慢慢地出現於詩壇。所以四言因爲字數的關係，乃只限於古詩的表現方式，而以四字來說兩層意思，乃實在不便說三

層意思，則更不可能。此所以魏晉時代四言詩雖復興，而終久不得不讓五言詩獨霸詩壇，南渡以後即告式微，同時以一句能說三個意思的七言詩，乃卽嶄然露出頭角來。這純屬詩句的轉變問題，時代的趨勢如此，四言詩之復興又歸消滅者，可以說是它已趕不上時代，自身只得跟着時代而沒落了。

## 三

總上所述，魏晉詩歌全以五言詩蔚爲一代正宗，它的興起，自然是應着時代潮流而產生，所以它在許多方面的表現，很充足的具有特殊的風格，獨立的精神，決不是其他失了時代性的文學作品所可比擬。這樣它就統治了詩壇，一直佔有五百餘年之久；在這五百餘年裏，魏晉屬於前期，六朝初唐屬於後期，前期爲古體詩的時代，後期爲近體詩的時代，古體詩在自然中得之，近體詩則是着意追求，這是它的不同處。在藝術的進化上說，這兩個時期的詩，我們固然無所軒輊，但在詩的特質上說，着意追求之何，則遠不如自然得之的爲上乘。那末，魏晉詩歌在中國詩歌史上，自有其獨佔的

特殊地位了。

魏晉詩歌的特殊表現，不在它擴展五言詩作爲文學的主流，它的眞生命，眞價値，是在它能繼續着平民文學的趨勢，而另外開拓出一條新路來。本來平民文學的生命，是從有所謂文學時起，就一直延長下來；降及兩漢雖經過阿諛文人的蹂躪摧殘，將它從自然歌唱的風氣裏，變而爲雕章琢句的惡習，又加上儒家尊經的緣故，使一般平民的自由思想，重新禁錮於古典主義之下，不得發展。然而這種反動的壓抑，畢竟不會支持長久，古典的文學終壓不住浪漫的文學，貴族的文學也終壓不死平民的文學；而與文學產生同時俱來的平民文學的生命，畢竟延長下來，不曾夭折。到了二三世紀交替的時候，一切的醞釀已成熟了，於是自然的，新鮮的，光華燦爛的建安文學，也就誕生出來。

建安文學的最大功勳，就是在它促成文學的白話化與民歌化的趨勢，這自然是它受了樂府影響的緣故。樂府裏的篇章，我們知道大都是街陌謠謳，建安文學從這裏面孕育出來，盡量的採取民歌的精神，極力從古典文學貴族文學的雰圍裏衝開一條新路。他們許多作家大膽地摹仿樂府，承認樂府文學的眞價値，曹氏父子及阮瑀陳琳等無論矣，就是後來的左延年，嵇康，陸機，張華，張載，

傅玄等人，對於樂府亦都下有相當的功夫。不過陸機等人注意在摹擬，結果走上拘束呆板的死路，這是民歌文人化的惡影響；及陶淵明出，他的環境是產生平民文學的環境，所以他的作品，就充分的帶有平民文學的作風，文人作品到他手裏，算是整個的民歌化了。總之，魏晉詩人所得的文學訓練，都是由樂府而來；他們在詩歌方面的總成績，就在他們能夠充分承認樂府文學的眞價値，直接間接去吸取樂府的精華，自由地，眞實地，表現自己的思想，作爲自己的文學。魏晉詩歌之能獲得地位者，即全在此。

至於這時代的詩歌，所給與後來詩壇上的影響，更有足述者：在藝術上說，這時代是從四言詩的沒落，轉換做五言詩獨霸的方向，而詩句的組織，也漸漸由散漫而變作對整，由樸質而變爲雕琢，形成了文學外緣上修辭之過重。基於這種演進，遂產生六朝唯美主義淫靡浮華的詩歌來。在思想上，不管他們是消極的享樂或積極的談玄，其精神趨於頹廢則一。正始詩人和陶淵明之好酒，實爲唐代『飲中八仙』之濫觴。李白之月下獨酌所謂：『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蓋乃脫胎於孔融難曹公禁酒表之『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二句；即白別的詩歌，

尙理想，重虛無，其飛昇遠舉之談，亦多半是從魏晉人得來。至若號稱富有儒家思想的杜甫，他的寫懷詩也說：『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同樣的露出他鄙棄人世的思想。則魏晉頹廢思想之影響於後代者，實在是大而且深。由上以觀，若沒有魏晉時代古體詩的開展，六朝時代的近體詩絕對不會出現，而唐代活潑地光芒萬丈的詩歌，也自然不會產生了。